



社會長
篇小說

情海波瀾目次

張恨水著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談興趣巧遇虛飛路 | 慕西風來看跑狗場 |
| 第二回 | 遊申園偏多逐利客 | 入旅社巧遇有情人 |
| 第三回 | 棄舊戀新波翻醋海 | 溫香軟玉雲繞巫山 |
| 第四回 | 門口角落花思換主 | 變心腸流水恨無情 |
| 第五回 | 拆相好求計流氓頭 | 謀職業寄身大公司 |
| 第六回 | 驚鴻落魄搓紙成團 | 流鶯比隣游園赴約 |
| 第七回 | 半淞園蕩舟盟毒誓 | 大雅樓飲酒進甜言 |
| 第八回 | 頭劣童師背畫龜形 | 輕狂妓人前拍馬屁 |
| 第九回 | 填鵲橋成露水孽緣 | 叙雀局入煙花妙境 |
| 第十回 | 急色兒郎眠花宿柳 | 負心漢子背義忘恩 |
| 第十一回 | 傷薄命憤投黃浦江 | 寫離書喝醒青樓夢 |
| 第十二回 | 兩頭落空循環遭報 | 一眼瞧見妖豔動人 |
| 第十三回 | 紙紮店妖姬工賣俏 | 鹹肉莊浪子擬膏新 |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四回 | 冷清清私訪鄧公館 | 鬧嚷嚷喜見陳姨娘 |
| 第十五回 | 爾淋頭癡情戀少婦 | 風落帽作伐謝天公 |
| 第十六回 | 定鑽戒潛赴寄娘家 | 索銀錢甘違母親命 |
| 第十七回 | 小王設計密授黎生 | 姨太藏奸遮瞞鄧老 |
| 第十八回 | 存心出走同赴劇場 | 捲物私逃密藏旅館 |
| 第十九回 | 意懸懸魘驚吊玉蟹 | 情脈脈却暑剖冰瓜 |
| 第二十回 | 下榻姑家歡聯一室 | 納涼小閣夜話雙星 |
| 第二十一回 | 言婚姻暗絕小房子 | 得消息別識汽車夫 |
| 第二十二回 | 偵果報誰憐薄倖人 | 結野鴛暫作小收場 |

社會長
篇小說

情海波瀾

張恨水著

第一回 談興趣巧遇霞飛路 慕西風來看跑狗場

話說上海法界一條霞飛路，兩旁綠陰夾道，每當早上六七點鐘的時候，步行其上，呼吸呼吸新鮮空氣，對於身軀上康健，確乎很有裨益，所以馮滌芬女士每天到毓秀中學讀書，五點鐘必要起身，梳洗晨餐之後，總是慢慢的走到校裏，從來不曾坐過一回電車，故而她的體格，比較甚麼人都健全，因此校裏的同學，都稱她為健康者，有一天，她剛出自己門口，街邊跑過一位西裝少年，那少年似乎脫帽，堆笑着叫應她道，滌妹，你好早呀。滌芬忙對少年一瞧，原來不是別人，乃是母親的內姪，喚作方仲賢，忙輕啟檀口，叫一聲道，表哥，你怎麼今天也起着大早，到個裏來想吸一些新鮮空氣嗎，仲賢笑道，滌妹休要取笑我了，我是起不來早的，不瞞你說，我還是隔夜人呢，滌芬道，你一夜不睡做甚，這幾日天時寒煖不勻，夜間不睡，最易受病，以後要勸表哥少挨夜才是，仲賢道，原是啊，作晚是費家喜事，高歌集全體出席堂會，我也是會員一份子，大胆串了一齣捉放曹，等到戲畢，差不多已四下鐘了，主人費筠如殷勤優待，備了幾席精美點膳，要我們吃了才許走，直吃

至天亮，纔向主人稱謝了，各自分散，我本想回去睡覺，忽然一時心裏高興，要想看看早晨的風景，因為我自從離開了學校渾身都生了懶筋，早間無論如何是起不來的，致將大好的春光，隨便犧牲了，真是可惜，今天湊巧，作個晨遊，不期遇見了滌妹，好說得有緣，滌芬不禁笑一笑，說道，表哥，照你這樣晨遊，偶一爲之則可，若天天如是，怕有損無益罷，說着把手錶看了一眼，又道，我不能陪你談話了，表哥，你晚上有空，請到舍間一叙，仲賢道，很好，今天是禮拜六，我開汽車來，請姑母同滌妹到申園去觀賽狗如何，滌芬自然歡喜，作禮別了方仲賢，逕往校中讀書，仲賢看她去遠，這纔回到家裏，睡到鐘鳴五下，方始醒來，馬上穿好衣服，催老媽倒了臉水，把自己一張臉，用香皂擦了又擦，洗了又洗，然後用雪花膏厚厚的塗了一層，梳好頭髮，敷上生髮蠟，頓時刷光澄亮，戴上呢帽披了一襲夾大衣，再在三門廚裏取出一瓶法蘭西香水，開了瓶塞在身上滴了幾滴，邪一股香氣，足以使人陶醉，他打扮整齊，對着大鏡子端詳了一下，匆匆下樓，走到車間裏，將自備的那輛汽車，開上馬路，車間自有人關好，仲賢將車如飛的開到霞飛路馮宅門首停下，跳下汽車，一按門鈴，就有一個很清潔的老媽，將門開了，一見仲賢，掇起笑臉道，我道是誰，原來方家少爺，今天是什麼風吹來的，太太很記掛着呢，仲賢微微笑了一笑，走進門內，只見滌芬正來洋台上逗鳥作樂，聽說仲賢來了，忙倚着欄杆喚道，表哥怎麼來的

這般遲啊，難道睡失了覺，仲賢仰首答道，沒有沒有，汽車一時損了機件，修理了片刻，方能駛出，倒累滌妹等得心焦，說着上了台階，匆匆登樓，只見姑母坐在大沙發椅內，旁邊雪琴丫頭托着金水煙袋，很小心的裝煙，仲賢走近幾步，恭恭敬敬叫了一聲姑母，方氏應着道，仲賢，你好貴忙，連我姑母家裏，都沒有空夫踏到了，仲賢臉上一紅道，姑母千萬不要動氣，這是侄兒不是，我心裏天天想來，探望探望姑母和滌妹，不知怎的一出門，就給朋友拉住了，我便做不來主，總望姑母原諒，方氏道，我並非責備你，爲的是上海壞人多，交朋友尤其要留心，常言道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況你年紀又輕，容易受人之愚，依姑母我的心，朋友少交爲是，仲賢只是諾諾連聲，不敢去駁方氏的話，幸喜滌芬姍姍的走來，笑逐顏開的向他娘說道，若不是今天我在門前遇見表哥，怕表哥今天還不會來，方氏道，怎麼不是呀，仲賢發極道，滌妹別再這樣說了，姑母更加要埋怨我哩，滌芬見他一副可憐形狀，笑得花枝招展，說道，你坐着罷，姑母一定不理怨你，你肚中想必餓了，雪琴你去把我買的蛋糕裝來，給方少爺充飢，雪琴答應了一聲，放了煙袋，去裝蛋糕，滌芬又親手把熱水瓶裏的水，泡了一碗祁門頂上紅茶，分作三杯，每杯裏加了兩塊荷蘭方糖，然後一杯遞給方氏，一杯遞給仲賢，留着一杯自己喝，雪琴已將蛋糕裝來，擺在仲賢面前，滌芬道，這是我昨天放了學，到南京路冠生園去買的，叫做金帶蛋糕，製法和味道都好，表哥

你嘗了想必也表同情的。仲賢笑道，你是品鑑家，一經讚美，當然是不會壞的了，說着將包蛋糕的玻璃紙剝去，送到嘴裏，慢慢的咀嚼，連吃了兩方，始道，味道果然不錯，往後我也去買了，晚上當乾點吃，滌芬道，早上吃更佳，仲賢道，我起身已經飯後，那有吃蛋糕的工夫，方氏道，仲賢你身子這樣孱弱，應當早起早眠，起慣了早，方知朱柏廬先生說的黎明即起的好處，並且你父親只有你一枝芽，將來全靠着你一人，千萬要學好，別叫人家背後談論，壞了方家的名譽，這幾句並不是我做姑母多嘴，你聽了難過，因為姑母我也是方家的人，希望你爭氣，仲賢道，姑母說的盡是良言，怎敢不聽，以後當束身自愛，竭力改過，方氏聽仲賢這般說法，大為合意，吩咐雪琴，關照厨娘開了晚飯，不多一回晚飯吃畢，方氏進房去了，仲賢低聲問道，我帶來三張申蘭門票，滌妹有興去開開賽狗的眼界嗎，滌芬道，我很願去見識見識，不曉得母親肯不肯同去，仲賢道，經滌妹一說，姑母無有不贊成的，滌芬真個依了仲賢主張，進房向方氏道，表哥請媽看賽狗，媽高興同去嗎，方氏道，去了，要誤你讀書功課，滌芬道，不妨，明天是禮拜，可以補讀的，方氏見滌芬心上要去，只得允着道，既是你歡喜要看，去把斗蓬穿了，夜深回來，怕受冷的，滌芬見媽允許好不快活，趕到自己房裏，換了一件紫醬素緞旗袍，一雙金色高跟皮鞋，外披玄色軟緞灰背斗蓬，這才閑略略閑走出房來，方氏也罩了一件黑華絲葛灰鼠斗蓬，丫頭娘老媽

擁着到門外，仲賢開了車門，讓方氏滌芬坐好，才跳上車子，撥動引擎，直奔申園賽狗場而來，不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遊申園偏多逐利客 入旅社巧遇有情人

話說方仲賢開動汽車，風馳電掣，不多一回工夫，已到了膠州路，仲賢將車開到停車所，攙扶方氏滌芬下車，隨了衆人進園，收票員將票子截去了角，走入場內，觀賽的十分擁擠，六角座和一元座的看台上，早估得沒有隙地，幸而仲賢是兩圓券，看台上尚有十來個座位空着，三人並排坐下，方氏坐在居中，滌芬在右，仲賢在左，其時場裏還不曾舉賽，仲賢對方氏道，姑母此刻離第一次賽，尚有十分鐘，我想去買幾張獨贏票，看看今夜的財氣好不好，方氏道，每張要賣多少，仲賢道，每張定例五元，我估量這第一次裏的那條司潑林一定可以得到獨贏希望，滌芬道，真的嗎，表哥你也給我買兩張，我可不是希望贏錢，却是試試你的眼力，仲賢忙答道，這可我不能保險，因為每一次賽，用狗四條六條不等，譬如司潑林是狗中之雄，比他強的或許還有，並且狗性最難捉摸，就是充當狗夫的，也未必識得透狗的脾氣，何況我們是門外漢，不過稍爲懂得一些罷了，方氏道，我們就賞鑑賞鑑罷，何必定要買票去損失金錢，即使贏了，也沒有什麼希罕，勸你去了這個念頭罷。

仲賢一團高興，被方氏這樣一阻擋，心裏大爲不樂，但不敢形諸辭色，遂道：我原是一時遊戲，誰想靠了狗連贏錢，方氏道：這樣最好，我是看一回就要走的，正說着幾個羅宋狗夫，牽了六條勇料氣昂昂的西洋狗，在場內兜了半個圈子，方仲賢指着那條穿紅的一號狗，向方氏道：這條就是司潑林，你看多麼雄壯，時常跑着第一的，少停等姑母看了，一定稱讚這司潑林的利害，那邊票房門口，擁擠着數百人，什九倒有買這一號狗，方氏笑道：仲賢快不要眼紅，這就叫狗不迷人人自迷哩，仲賢也笑道：姑母譬喻得談諧極了，話未畢，只見狗夫已抱着各號狗，納入狗籠裏面，就有一個西人，將手中的綠旗向上一揮，那看台上的電燈，倏的都熄滅了，祇剩賽場中的對細燈，繁星照得雪亮，接着那頭電兔，隆隆的在軌上試行，登時驚動了籠內的狗，猜猜亂吠起來，等到電兔一圈兜到，西人又將綠旗一揮，狗夫急把機關一撥，狗籠上的彈簧門，突然開放，六條狗爭先恐後，竄將出來，逼逐那頭電兔，真個比射箭還快，那些看台上的看客，一個個引領伸頸，希望自己得勝，可惜這時沒有吳道子般妙筆，不然替他們留下一個寫照，用珂璣版精印成冊，取上一個滑稽萬像圖，包管暢銷一時，風行各地，一轉瞬六條，已將近終點，方氏道：仲賢，你的數十塊錢，幸虧我阻擋了你，若任你去買了，豈非白白的送掉，仲賢一看，果然一號狗還跑在第四，眼見得奪不着首席，心裏竟自奇怪，素有聲望的司潑林，竟爲落後，說時

遲，那時快，結果是五號西班牙痕跑得第一，三號亨遜跑得第二，司潑林僅列第三，不要說獨贏，連位置都沒有，可憐執着一號狗票的朋友，誰不痛恨他不爭氣，甚而至於有的罵着狗夫不當心，象養得不合法，竟爲冷門突出，烏亂了一陣，紛紛又到票房跟前，購買第二次的獨贏與位置，須臾第二次開賽，幾條狗跑到中途，忽然各顯身手，演起全武行來，勝負無從評判，由公正人宣佈本賽無效，所有售出的票子，等賽完了，另行補賽一次，馮滌芬見這許多人，坐不安謐，忙得不可開交，不禁笑向仲賢道，表哥，你瞧這班人，真可稱得忙人了，比賽十次，他們倒要跑二十次票房，足見比狗還辛苦，仲賢道，給滌妹挖苦到極點了，幸喜我不曾去買票，倘然混在裏面，豈不做了妹妹香口中的狗，這却我要感謝姑母的，仲賢正待說下去，看台邊走來一位雍容華貴的少年，見了仲賢便點着首爲禮道，小方你纔來嗎，仲賢道，我是開賽前就來的，那少年笑笑便走開去了，滌芬將眼梢射過去看時，見那少年身上穿着一件蟹殼青毛葛灰鼠袍子，外罩一件元色素毛葛馬褂，頭戴一頂白灰絲絨外國帽子，白襪絨鞋，一張小白臉，較諸仲賢還得勝上幾分，而且舉止態度，亦比仲賢風流瀟灑，不過面孔似乎很熟，好像在那裏見過的，一時滿肚皮沙遍，却想不出是姓甚名誰，回頭向仲賢道，表哥，這朋友是誰，他的面孔熟得很，仲賢道，滌妹不認識嗎，他就是凌嘯雲，滌芬始恍然想起道，噯，原來是他，有一回凌嘯雲共舞台客串穆柯寨，串

的是旦，末一齣壓軸蘆花蕩，他改去周瑜一角，做工也好，扮相也好，目下在票友中，要算數一數二了，仲賢道，滌妹目力不錯，嘯雲真是個聰明人物，一齣戲祇消學半個月，已經十分嫻熟上到台上，便不會有吃力等弊病，所以我最佩服他，並且他又會畫得一手西洋畫，他房間裏懸的幾張男女模特兒，真像活的一般，倘使肯出賣與人，保定你搶我奪，滌芬道，他既然有這西洋式的丹青妙手，何不專心一致，成一有名畫家，還要串什麼戲，仲賢道，滌妹話說得是，但有了錢的人，終缺少長性，推原其故，有的是傳下的鉅額遺產，吃着不用愁，一天到晚空着無事，不出去嫖堂子吃花酒，而肯學學畫，唱唱戲，已是極長進不過了，滌妹未免責備得太甚，滌芬道我並非責備他，我和他風馬牛不相關，他成名不成名，與我何幹，其時方氏已不耐再坐，說道，我們已看賽了幾次，不過是半賽跳牒兩種，叫我這老法人看，索然寡味，毫沒一點趣致可言，我坐了一回，腰也有些痠了，滌芬，我同你叫洋車回去罷，滌芬尚未回答，仲賢搶着道，現在汽車送姑母表妹回去，叫甚麼洋車呢，方氏道，還有五次未賽，恐你要多看一次，仲賢道，侄兒是逢賽必到，看不看隨便的，當下相將下了看台，步出狗場，仲賢脚下緊一步，開過汽車，送姑母表妹回府，一想回去尚早，於是將車開到英華街大東旅社門首，下車入內，走進電梯，開電梯認識是方仲賢，知道他到三十號公司房間裏去的，正想撥機上昇，只聽嬌滴滴的喊道且慢，且慢，開

電機的聽是女人聲音，忙殺住了車，拉開鐵門，讓他進來，仲賢一看，是羣玉坊美鴻樓老七，老七一眼瞧見仲賢，笑吟吟的問道，方少爲甚不常來玩玩仲賢道，不是我不來，實在應酬太多，一個身子竟兜不轉，美鴻樓老七道，別說好聽話了，一定方少嫌我們地方小，房間裏應酬不過到，仲賢道，算了算了，下次有空一准來，今天是誰叫你來的，美鴻樓老七道，小王叫的，仲賢冷笑道，王世章在我們一班人中，門道算他最精，他召了你幾次了，美鴻樓老七道，是舊年九月裏叫起的，今年已有數次了，剛纔他寫局票來叫，我原想叫小阿媛代替的，後來我恐怕得罪了他，發起牛脾氣，我是擔當不住的，說着電梯停了，走出鐵門，仲賢道，你先到房間裏去，我隨後進來，以避嫌疑，美鴻樓笑了一笑，婀娜娉婷的走到三十號房裏去了，仲賢在外守了約莫十分鐘，方始推門入內，見小王正同了費鑑予，魏益堂，黎介如，陳齡壽四人，興高采烈的在那裏打沙哈，美鴻樓老七立在小王背後看牌，王世章見了仲賢，招呼道，剛剛我打電話到你府上，回說你駕了汽車出去的，你躲在什麼地方，仲賢正色道，我在姑母家裏吃了飯，往申園看跑狗的，魏益堂道，問他做甚，小方快加入戰團，不要讓小王一人獨贏，仲賢本來愛賭若命的，欣然便加入戰團，說也奇怪，仲賢的牌風，順利非凡，小王幾次同仲賢碰頂子，終歸失敗，有一副小王頂頭一對愛司，最後補進一對六點，一張茄克，仲賢起手是一對兩點，一張愛司，賴司克又發進一張

兩點，這副牌照牌面看，分明小王佔着優勝，恰好又輪着小王開口。小王就將面前的一百多塊錢，如數沙哈，旁邊陳齡壽插咀道、小王一定三隻六點，小方是沒有看牌資格，仲賢亦疑惑小王三隻六不敢冒險，小王催促道，賭錢要爽，說看就看，不可疑乎不決，仲賢道，且慢性急，讓我想一想，說時兩隻眼睛一轉，正與小王背後美鴻樓老七接了個觸，美鴻樓把兩個指頭在櫻唇邊一按，仲賢心眼最靈巧不過，頓時明白美鴻樓老七的用意，欲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，

第三回 棄舊戀新波翻醋海 溫香軟玉雲繞巫山

話說王世章仗了雙對資格，如數沙哈，想嚇倒仲賢，詎知背後的美鴻樓老七，一顆芳心早已愛上了仲賢，眼見仲賢，將中小王的偷鷄，暗暗着急，湊巧仲賢抬頭射過眼光來，忙垂下粉頸，將兩個指頭在櫻唇邊一按，仲賢眼快，知道老七這用意，是表明小王祇有兩對的意思，登時胆壯，用手擊棹道，照看，小王聽他說着，軟了一半道，我是愛六土配，你有三隻頭就贏，仲賢大喜，把底牌翻出道，這裏還有隻兩點呢，小王不看猶可，看見了這隻兩點，氣得兩眼發直，將面前五張紙牌，拿了就撕，隨手一拋，片片如蝴蝶飛舞，口裏猶嚷着不高興同你賭了，你有賴司克幫忙，我也不想翻本了，於是大家休戰，結賬，仲賢

是大贏家費鑑子也贏了數十元，小王輸得最大，其餘皆略有上下，美鴻樓老七趁這機會，向小王說了聲對不住，嫻嫻的走了，在臨走的當兒，那雙勾魂攝魄的秋波，對了仲賢那麼一轉，仲賢鎮不住心蕩了一蕩，遂道，少陪少陪，我要回去睡了，黎介如道，我看你睡是假的，往別有桃源問津是真的，仲賢道，不像你，把好好的尊夫人拋在家裏，專門在外眠花宿柳，幹那些不正當的行爲，介如笑道，這就叫家花不如野花香，小方勸你少嘴硬罷，將來你要是有了外遇，給我瞧見，我得重重罰你一下，仲賢道，這個自然，說着別了小王等一班人，匆匆走到電梯跟前，只見美鴻樓老七還不會下去，仲賢納罕道，電梯何以這樣慢，美鴻樓老七道，我也不懂，這隻斷命電梯大概壞了，按了十幾次電鈴，總不見開上來，仲賢不信，將一個指頭用勁在電鈴上一按，電梯登時就昇上來了，開了鐵門，雙雙走進，那電梯直降到下面，步出門口，仲賢道，我用汽車順便送你回去罷，美鴻樓老七道堂裏我不去了，請你送我到敏體尼隆路泰和里口，仲賢道，這是順路，送你去很便，遂一同上了汽車，飛駛而去，這裏小王等數人，也無心再賭，費鑑子，魏益堂，陳齡壽也陸續走了，只剩黎介如同小王二人閑談，小王道，今天真倒霉，想不到穩取荆州的兩對牌，叫小方發進一隻兩點，現今越想越氣，介如冷笑道，你的錢是輸的冤枉，本來鷄可以偷得到手，小王忙道，他的資格比我大，錢是應該輸的，有甚冤枉，介如道，你既願輸，我還有什

麼多說，小王道，你說儘管說，介如道，方纔小方原不敢看牌，都是你背後老七放的龍，作成了他，損失了你，小王一聽，不由的直跳起來道，真是他放的龍嗎，介如板着臉道，誰來哄你，小王怒不可遏道，喔唷，這賤貨大概看上了小方，所以要放我的龍，一邊說，一邊穿上馬褂，氣吼吼的說道，你住在這裏罷，我去一回就來，黎介如料他一定到老七那裏去質問，遂道，小王，你去了就來爲要，小王點了一點頭，大踏步出外，將房門砰的一響帶上，趁電梯下樓，到得街上，也不講價錢，跳上洋車，叫他拉到羣玉坊口停了，小王走進第二家左首廂房內，只見裏面鴉雀無聲，祇開了一隻電燈，大老四和小阿媛對面坐了，把三十二隻骨牌接龍，將手心做輸贏，恰巧大老四接了個脫手，小阿媛輸了十八點，每點要打一下手心，打得小阿媛只是格勒格勒的憨笑，一眼看見了小王，喊道，王少來了，大老四方才住手，送茶敬煙畢，小王不等大老四先開口，問道，老七呢，大老四道，哎喲，剛剛不是你王少叫的她，恐怕他見時光已晏，回到小房子裏睡覺去了，小王道，大老四我問你，他除了小房子之外，還有甚麼秘密所在，我今晚要尋她講句話，說時聲色俱厲，大老四雖則絕頂聰明，也難猜出這樁緣故，不過瞧小王面上罩了一層嚴霜，明知同老七心裏有些難過，炒蝦等不及紅的要尋老七，當下答道，他只有小房子是在敏體尼蔭路，其餘所在，你王少向來明白，我同老七面和心不和，從不一塊兒玩的，所以我全本不知道，小

王聽大老四句句是真話，便來問小阿媛，小阿媛道：「王少你來問我，還像問電線木頭一樣，雖然有時同七姐出去，左右不過看戲罷了，大老四一旁又道：「王少你要尋她容易，只消守在小房子裏，總會遇見，小王深以爲然，揚長出外，仍坐上原來的洋車，追蹤到敏體尼路路來，不多片刻，早到了泰和里口，小王給了拉車的小洋四角，進街抄到後門旁，伸手敲了幾下，喊道：「老七在家嗎，這一喊可驚動了樓上一對男女，原來仲賢駕着汽車，送美鴻樓老七回轉小房子去，一路之上，老七早灌了仲賢不少迷湯，仲賢見老七風頭美健，那仲賢雖非寡人，却也好色如命，自然很賞識老七，只因老七是小王的洩情工具，未便與她往來，傷了朋友和氣，刹時汽車已抵泰和里口，美鴻樓老七堅邀仲賢，到他小房子裏坐一坐，仲賢不依道：「這裏崗警少，汽車停在外面，最是危險，日下有一班賊人，專門盜竊汽車，手段異常高妙，老七道：「你放心，過去兩三家門面，有一家德新汽車公司，我是老主顧，你的車子可在他公司裡借停一歇，就不虞有意外了，仲賢見他這樣要好，面子上再也却不過去了，勉強說道：「這倒使得，說着將車駛近德新公司，老七走下去，向公司裏帳房說妥，停妥車子，然後攜手而行，走進泰和里，走到後門，老七摸出鑰匙，開了斯畢靈進去，拾級登樓，老七是住的前樓，後樓是老七的娘睡的，亭子間是借給小姊妹貴華老四的，仲賢見前樓收拾得很潔淨，而且陳設的器具鐵床，也極有次序，地板上還鋪着一條地毯。

步履其上，十分柔軟，老七讓仲賢醉翁椅上坐下，自己將那雙銀邊漆皮高跟鞋子脫掉，換上一雙白緞子酒花鞋拖，其時老七的娘送進一盞香茗，老七接了，親手遞在仲賢手裏，仲賢一口喝了，老七吩咐他娘道，你下去關好了後門睡罷，停會方少回府，我自會開的，他娘明白女兒意思，答應着走了，老七隨手關上了房門，靠着仲賢坐下道，你可要謝謝我，仲賢道，應當要謝你，說時在皮夾內數出一百塊鈔票，與老七道，這個就算謝儀是了，老七道，我同你說說笑話，方少竟會認起真來，我老七，雖窮，倒也不在乎錢的，仲賢道，老七你嫌少嗎，老七道，這真豈有此理，我老七若是要錢，小王贏了，他豈有不肯，爲甚我要放小王的龍，做這串子，皆爲看你方少品行老實，同小王天差地遠，所以我情願和小王拆情，仲賢笑道，我老實在什麼地方，你別看失了眼，我比小王還要刁滑數倍，快收了這鈔票，千萬不要和小王拆情，老七如何肯收，說道，方少你討厭這鈔票，暫時放在妝台裏，我要用再拿，我可不要的，說着將一百塊鈔票，收入妝台抽屜之內，仲賢起身說道我要走了，明天我到堂裏看你罷，老七雙手在仲賢肩上一搭道，早得很哩，不妨多坐一坐，一邊說一邊推仲賢坐下，自己就坐在仲賢的大腿上面，又將一條粉臂，勾住了仲賢頸項，輕聲淺笑的問道，今天是你來得去不得了，仲賢道，你要我等在這裏做甚，設或小王趕來，你我不是私也是私，叫我見了小王，還有飾詞的餘地嗎，老七道，你儘管放着一千

二百個心，如果他來，我們規規矩矩，他不見得潑翻醋罐，仲賢道，老七，你不是愛我，簡直是害我，老七道，方少你胆小極了，小王又不是吃人的，他就是來，我早已想好，將你匿在貴華老四的亭子間裏，豈有我老七有害你之理，方仲賢聽說，這才放心托膽，坐着同老七閒話，老七的娘睡在後房，聽他個唧唧濃濃，講得十分投機，可是聲音越談越低，後來却一些聽不出來，只覺自己睡的那張臥床，像地震似的有劇烈的振動，他的娘原是情場中的過來人，早知前房的一齣把戲，勢所難免，心裏却很快活，若女兒巴結上了小方他家，家中財產又大，不比小王外強中乾，不能持久，他一邊想着，一邊把腦袋往被窩裏縮，淹沒了一雙耳朵，不聞不問，那知道正在此際，忽聽後門上有人叩門，不但老七的娘吓了一跳，就是前房方仲賢和美鴻樓也吃驚非小，欲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門口角落花思換主 變心腸流水恨無情

話說老七的娘，聽有人敲着後門，疑惑小王到來，靜着心側耳一聽，果真小王在那裏喊着老七，嚇得他趕緊仍從被窩探出來，在板壁上敲着道，阿媛，快點小王來了，方仲賢好不着慌，急將西裝整一整好，老七雖然鎮定，終究心虛，忙取了一柄抵子，蘸着鑲花水，把蓬鬆的雲鬢刷了一刷，安慰仲賢道，方少不要急，你跟我來好了，於是走到亭子裏邊，

輕輕喚道，老四睡了沒有，裏面貴華老四答道，剛剛躺到床上，七姐喊我做甚，老七道，你的陸老爺可曾來嗎，老四道今夜輪不着班，不來了，老七道，你老爺不來最好，請你快起來，我有話同你商量，並且還有一件東西寄給你，貴華老四平常和老七交情素厚，馬上下床，等到房門一開，老七就把方仲賢推進了亭子間，隨手將門反扣了，然後下樓去開小王，小王在外敲了半晌門，早已滿頭是火，一看見老七，劈頭便罵道，嗅婊子，睡得這樣死法，說着逼同老七上樓，前房後房找尋了一遍，冷笑道，我認道你藏着什麼人，一時不能下樓開門，累我等了一刻多鐘，看你樣子又不像睡，倒底你幹甚勾當，故意慢慢的開門，說出來便罷，不說出來，老拳奉敬，美鴻樓老七大大方方的說道，小王你莫非多喝了酒，說的醉話不成，小王道，那個喝什麼酒，老七道，既是你不曾喝酒，我藏的人在那裡，請你搜尋出來，讓我見見，這幾句話，小王險些塞住了口，駁不過來，只得臉色一沉，硬挺勁的說道，有我小王，料你也不敢藏人，但我終疑惑你不是好路道，此刻已經半夜，不睡在床上想守誰，老七笑道，你越說越不成話了，一個人自有一個人的事體，更加我是習慣早睡的，與其躺在床上睡不着，還是不睡的好，照了你這樣多心，一到屋裏，非睡不可，小王道，你口齒利害，我說不過你，以後睡也好，不睡也好，我可又要問你一句，老七道，問我些什麼，小王道，方纔我們打沙哈的時候，你何以叫小方看我的牌，是什麼居心

，老七故意着驚道，我與小方橋是橋路是路，我叫他看你牌做。且當時我立在你背後，非但口不曾開過，連氣也沒有透一透，勸你修修口德，不要含血噴人，小王道，這事決不錯怪你，並且活口現在，雖然輸掉錢是小事，不該幫了別人，破壞我的偷鷄，老七聽了，把臉一板道，是誰說的，我跟你去質對，省得你偷不着鷄難過，小王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，還要嘴硬，同人家質對，俗語所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為，要是你眼睛不飄什麼一飄，小方決不會看，這時美鴻樓老七一想，小王來質問到此，必然當場被人冷眼看了破綻，小王的牛皮筋脾氣，輕易不肯完給，不如借這一條導線，和他決裂散場，脫了這累，好與小方大官大樣聚在一處，打定主意，態度頓為之一變，換上一張怒極的面孔，房間裏空氣立呈緊張，老七用手在桌上一拍道，就算我放你，也沒有大不了的事，你不要吃嚇顛倒，這裏不是你發脾氣的地方，小王自從結識老七，一向湍存體貼，只有老七被自己的訴叱，從不曾自己碰過老七的釘子，胸坎裏如何受得下，不由的一般火勢，從丹田中衝至髮尖，惡狠狠握着一個拳頭，在老七面門上晃了晃，罵道，賤骨頭，我知道你變了良心，想拆開了我，同小方好，哼哼，換別人一拆就，你想拆開我小王，難上加難，我勸你死了這條心，免得觸動了我火，打你這嗅貨，老見小王受算，索性再激一激道，打我的人，只剩我的娘，其餘都死光了，你要打我，挨不着，小王不知老七用的是計

，虎也似跳到老七面前，說道，打了你便怎樣，說着就是一下耳刮，美鴻樓來得正好，帶哭帶罵的同小王對打起來，老七的娘聽他們突然正式開火，急得倒拖了皮鞋，進房調停，無如老七一顆心已橫，巴不得小王動手，所以憑娘怎樣解勸，只是不依，小王見老七今朝猶如換了個人身，反覺有些軟化，不由得連連讓步，退到房門口，老七的娘想將老七抱住，被老七一掙，蹶到小王身畔，還待撕拚，虧他娘攔得快，不曾復戰，他的娘趁勢將門一關，向小王努努嘴，到後房坐下，開言道，王少爺你總要耐心些，阿媛的心相算得好了，你時常拿他蘿蔔不當青菜，自然要積下相容，同你鬧了，現在已經弄僵，我也沒本領說和，請你回府去罷，小王眼睛一瞪道，他脾氣僵，我難道懼怕不成，老實對你說，我是十分讓他，要真同他打，也經不起我三拳兩腳，我今晚一定不去，看他用什麼法子擺佈我，老七的娘道，哎喲王少爺，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見識，千萬看我老太婆薄直，趁早回府，讓我慢慢地勸他，小王道，你一天勸不醒，我一天不能來了，老七的娘道，不是不留你王少爺，你同阿媛剛剛觸過了電，決不許你睡在他房內，這裏後房祇有我一張鋪，污穢不堪，像你王少爺何等愛清潔，要留也不敢留，至於能來不能來，不干涉我事，小王聽老七的娘說得句句動聽，暗忖來不來，一雙足生在自己脚下，對他奈何我不符，立起身道，我今聽你說話就走，明天再來，老七的娘鼓掌道，這纔對了，你一隻碗不響，兩隻碗便響不成，有我

勸勸阿媛，和你王少爺要好到底，小王給老七的娘一嘴蜜餞砒霜，心裏轉又快活，叫老七的娘陪着下樓，耐着一肚氣，蹣蹣涼涼回到家裏去了，美鴻樓老七恐他復回，守了半晌，心掛小方在那貴華老四房內，不知怎樣了，忙過來解去反扣，把亭子閤門一開，不禁妒火中燒，老大的不自在起來，要知什麼一回事，須待作者把這經過詳細報告不可，原來剛纔老七將仲賢推進亭子間的當兒，貴華老四馬上下床開門，衣服不及掩好，酥胸半解，突然見一陌生男子，早羞得兩頰添暉，慌忙鑽入被窩，及至仲賢坐定，方始探出半個頭，細細把仲賢一看，唇紅齒白，一張白臉的標亮，從生眼睛以來，好說得沒有見過，心裏暗自忖道，莫怪老七要背了小王，同他勾搭，可是我老四自己命裏不曾修，碰來碰去，向着碰些老頭子，今天他走進我的房裏來，活該我黃四與他有緣，搭得上搭不上，要看我老四的角頭了，想到這裏，兩隻水汪汪的眼睛，只管釘住了仲賢臉發呆，倒看得仲賢坐着不安，背過臉來，觀看壁上掛的照相，見那照相是老四同陸老爺合拍的，陸老爺拈髭微笑，一手抱住了貴華老四的纖腰，坐在沙發椅內，這副肉麻形狀，熬不住噗哧一笑，貴華老四噤咕着道，自己尚在急難之中，反來笑人家，真正太不識相了，仲賢聽貴華老四發話，明知自己一笑的不是，連忙陪禮道，老四姐不要動氣，我並不笑什麼別的，只笑外面小王無理取鬧，老四原祇要他開口，那裏是責備仲賢，便道，小王倒是好人，全是你闖出的禍殃，仲

賢道，怎說是我闖的禍，老四伸手拍拍床沿道，聲音放輕些，別叫小王聽見了，連我也悔氣，快坐到我床沿上邊，外面就聽不出我們說話了，仲賢低聲道，老四姐的床上，我如何可坐，要給陸老爺知道，不又是我的禍根嗎，貴華老四道，坐坐儘不妨，不是我老四誇口，拳頭上立得人臂膊上得跑馬，我隨便到那裏，陸老爺終不疑心我的，仲賢堅執不允，經不起貴華老四一副死拉活扯的手段，強仲賢坐在床沿上面，老四道，我問你老七幾時認得的，方仲賢道，認得已久了，老四道，我雖同你方少初次相會，覺得你方少不是花柳場中慣家，仲賢道，何以見得，老四道，像老七這種名氣，你一些都不知道，又而和他去做相好，豈非你不是老行家，仲賢忙問道，老七有一種什麼名氣，可能够說給我聽，老四道，論理，我與老七是出科姊妹，不該說他壞話，一則使你們雙方情感上發生意見，二則怕你方少不肯做守口如瓶的君子，鬧出來嘴舌的事來，仲賢正色道，搬弄是非，豈是我輩所爲，請你快告訴我，貴華老四正想把老七從前一番歷史，告訴仲賢，不防房門一開，老七虎也似搶步入內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拆相好求計流氓頭 謀職業寄身大公司

到說貴華老四正想把老七的全本歷史講給方仲賢聽，使方仲賢不敢同老七厮混，不防美

鴻樓一開房門，看見仲賢坐在老四床沿上，交頭接耳，不知講些甚麼，女人家器量最小，雖芥菜子也不能嵌一粒，如何容納得下這種事，依老七的心，當場就想得罪老四，幸虧一轉念頭，想着剛纔若不是老四做一做救星，定被小王撞破，所以一聲不響，虎也似搶步進房，拖了仲賢就走，到了前房坐定，老七把個指頭，在仲賢額上一點道，你真是個叫化子，見了蟹，不管死活隻隻好的，仲賢道：你不用疑心，我與貴華老四不相識，因為他有幾句話，要同我講，故而請我坐在床沿上的，老七嘴一撇道：不是我酸溜溜說道，實在貴華老四是個騷貨，平日他有個綽號叫做姐己精，迷起人來，手段第一，現在除了包他的陸老爺以外，時常和那些汽車夫胡調，你想想，這種貨色好不好，仲賢笑道：我又不要同他親熱，他規矩也罷，輕賤也罷，都與我不相干涉，要你擔什麼心呢，美鴻樓老七就將方纔與小王交關情形，詳細說了一遍，繼而又在仲賢耳畔，促落促落說了幾句，仲賢面現難色道：老七，這事可以暫緩，若操之過急，恐怕小王不是好惹的，並且我對於小王也覺抱歉，老七道：怕了小王，不能算人了，不過小王認得幾個大老，可以請大老來做出頭椽子，換一句說，大好老認識了也沒用，非要送他整包銀錢整疊鈔票，是不肯輕易出來的，仲賢道：這也不可一概抹殺，那些認錢不認交情的，大概是起碼的人，老七道：那末自然，而面子大的人，像小王這樣人，也結交不上，不是我老七誇口，法蘭西金老爺林老爺，我倒都

認得的，倘若事體弄僵，只要我去求他二位，總肯高抬貴手，出來替我了結，仲賢道，既然你有人幫忙，我也不來攔阻，但我有一個要求，不許壞了我的名譽，老七道，這是我身上的事，自有我去幹，與你名譽上並無絲毫損失，可是事成之後，方少怎樣的待我，仲賢付了一付道，現在不能正式回答你，事成了再說，老七十分歡喜，仲賢道，天不久就要亮了，免得睡在這裡擔驚受嚇，想回去睡了，老七道，我也不留你了，讓我離開了小王，和你安安逸逸聚在一起，仲賢說好，於是老七送仲賢出後門，仲賢自開汽車回去不提，老七關門上樓，一看梳妝台上的時鐘，却已四點二十分了，四下裏的鴉啼聲，和馬路上的糞車聲，已釀成一片，心想一睡下去，至少到晚上纔睡，豈不誤了自己的大事，只得在沙發椅內養了一回神，挨磨到八點鐘光景，喊娘起來，滔水洗臉，又叫娘去攤攤上做了幾個饅頭，吃好了，隨身打扮走到胡同口，坐上洋車，一直拉到法大馬路文明同業居門口，給完車資，上了樓來，見靠洋台的一張桌上，雖有兩三個人坐着，却没有唐嘉寶在內，何以老七一看就曉得呢，因為他們吃茶，是預備有人來接洽的，而且不叫楊子，叫做蟠桃，當下老七走過去，含笑問道，對不住請問一聲，嘉寶叔要什麼時候才來，其中有一人答道，今天聽見說有些不大舒服，來不來是不定，你看嘉寶做麼，老七道，我有極要緊的事，必須面見，那人道，這樣罷，你且坐一坐，他來最好，如他不能來，我領你到他家裏去，老七

道，很好很好，就揀空椅子坐下，那人就執了茶壺，斟了一盞茶，又遞給老七一枝香烟，這纔掉轉頭同其餘二人閒話；守了一會，老七覺得心很焦，望那樓梯邊上上下下的人雖多，獨不見唐嘉寶的影子，暗忖嘉寶千不生病萬不生病，揀准我托他幫忙，便生起病來，好算得不巧，老七正在盼穿秋水之際，只見唐嘉寶拿了一根極粗的司滴克，撐着上樓，老七如獲至寶，連忙迎上去叫應道，嘉寶叔，可是有些貴恙，唐嘉寶道，昨天在朋友那裏應酬多喝了一杯酒，醉後受着了冷，醒轉來頓覺頭疼腦漲，害起重傷風，你曉得我是不能不上茶會的，祇好勉強撐了這根棒出來，你大清早到這裏，倒也難得，美鴻樓老七湊趣道，我來望你呀，嘉寶道不敢當不敢當，一邊說，一邊同人點頭招呼，將至桌旁，那先前數人讓他坐定，茶役送上一把熱手巾，嘉寶摘去了帽子，連頭帶面擦了一回，然後呷口茶，在嘴裏咕都咕都裏了一裏，吐入痰盂裏面，將雪茄燃着了，開口問美鴻樓道，老七，你來到這裏，我料定無事不登三寶殿，老七道，嘉寶叔一猜便着，我一來望望你，二來有一件小事，拜懇你嘉寶叔替我出出場，唐嘉寶道，我能够幫忙你處，皆可使得，你先把原委說給我聽了，容易了結，我派手下同你去叫開就是了，美鴻樓老七聽嘉寶肯代他出力，喜得心上蓮花，朵朵開放，堆笑言道，嘉寶叔，這件事說來很有些難為情的，但到了如今，只好不瞞天地了，嘉寶道，你儘說不妨，老七遂欣然說道，我老七自吃這碗堂子飯，一向很清白

的，總想好好的嫁個人，下半世過些日子，因此我就隨時留心，恰好有個客人，名字叫王世章，人是極其漂亮，年紀又輕，彼此有說有笑，樣樣事都討我歡喜，不知不覺被他騙活了。我一顆心，順從了他，那知兩相要好之後，他就變了本來面目，稍有不遂，立刻就和我耍尋事生氣，我總捺住了自己火，不與他計較，怎奈他得寸進尺，擺出勢饑來壓迫我，嘉寶道，這是你自己不是，有所說引狗上面，你百般趨奉了他，自然不擺架子，他就要擺了，老七道，原是我錯了念頭，不該同他親熱過分，等到現在心裏明白，照這樣混下去，終非久長，況且昨夜裏他又動手打我，說着將臂上的指甲傷痕，示給唐嘉寶觀看，嘉寶一看，果然老七雪白的粉臂上，有四五條鮮紅的爪痕，便道，以後怎樣呢，老七即將對打一層提起，往下說道，我是個無用的女人，如何打得過蠻野的男人，假使在他火頭上強一強，白白多吃一場眼前虧，只好向他苦求，幸而受了些微傷，因此我越想越怨命，想和他拆開散場，無如王世章這個人，生性刻毒，輕易拆他不開，所以一夜未睡特地來懇求你嘉寶叔，唐嘉寶道，豈有此理，你又不是他的正式妻子，百樣都要受他管束，即便就是正式，亦應當相敬如賓，不可這般虐待，況且目下新法時代，對便對，不對便可請律師上堂請求離異，老七，我否則不來管你們閒事，實在聽聽你的話，引動了我的抱不平心腸，老六，你同老七去出一回力，那先前與老七問話的人，就是老六，姓顧，口齒伶俐，手段圓活，最

能討嘉賓歡喜，而且夥計之中，個個和老六要好，其實全是老六工夫深，所以大家給老六加上一個渾號，叫做馬屁老六，當下老六聽嘉賓傳喚，忙不迭的站起答應着是，嘉賓又道，這是我的差使，不許你花費老七一文錢，等到辦好了，決不叫你白幹，馬屁老六道，有你嘉賓叔吩咐理當效勞，嘉賓說好，就叫美鴻樓老七同了馬屁老六去找尋小王，一枝筆難叙兩邊事，作者只得收轉筆尖，且將小王的略歷叙一叙，使讀者亦得悉小王爲人，確是社會上一個不良份子，原來這王世章，本籍安徽，爺娘從小就沒有的，虧他的叔父撫養長大，聰明過人，在高等小學畢業之後，他要求叔父到上海求學，他的叔父不忍撥他的意旨，一口答應，籌備資斧將他送入上海烈明中學肄業，他居然很上進，每逢到大小考試，他的成績總高人一等，尤其是國文，堪稱全校之冠，故而他的叔父愛他勝如己子，他叔父在原籍狠有些手面，一俟王世章中學畢業，替他在大公司裏，謀得一個文牘的位置，因他文學兼優，深得經理的器重，他正在年少英俊時代，膺此要職，出必西服革履，頓時眼空一切，舉動漸漸越出軌外，有時合着幾位同事，玩到深夜回公司，起初自己還肯約束自己，無如日復一日，竟成了習慣，就嫌往返不便，私自擇了個適宜地點，向人家租了一間房子，覺得比較住在公司裏，舒服萬倍，有一天早上，王世章開了窗門，將熱水壺裏的水，傾入盆內洗臉，忽見對面房裏，一個人影一閃，急忙凝神一看，原來是一位風鬟雲鬢的女子，

要知這女子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驚鴻落魄搓紙成團 流鶯比鄰游園赴約

話說王世章一眼見那女子，雖非天姿國色，却也出落得千嬌百媚，不由的一個魂靈兒，飄飄蕩蕩吹送到對面屋裏來，那女子見他這副癡呆形狀，熬不住嫣然一笑，將白紗窗子一拉，把王世章的視線夾斷，停了好半晌，王世章方纔如夢初醒，冰冷的四肢也轉煖了，擦好了面，細味剛纔的一幕情形，那女子回眸這一笑，百媚橫生，並且笑中大有緣在，本來自己也二十多歲的人了，尙未曾討得妻室，莫非那女子與我有蘆蘿之分，我何不用一番心思，慢慢打動伊的春情，倘然伊已經許配於人，做一回露水夫妻，也可稍解我客中寂寞，王世章想到其間，快活得什麼似的，獨自一人在屋裏舞蹈起來，幸虧几上的鬧鐘，滴鈴鈴一陣鬧，方始打斷他的興致，一看鐘已到八點半，離辦公時間不遠了，趕緊穿好衣服，鎖了房門，逕到公司去，糊裏糊塗辦了一天公，別的地方也不去了，匆匆回到屋裏，見對面的房，簾中深沈，美人影杳，絕無半點聲息，不禁大爲失望，一個人百無聊賴的躺在鋪上，胡思亂想着道，我若這樣的一想情願，是永遠達不到美人垂青的目的，非先用挑動手段，有了談話機會，然後方可着手進行，或許如我之願，他躺了一回，背間好像生了刺，只

得仍舊坐起，恰見寫字臺上，放着一本古文筆法百篇，他執在手中，隨手翻着一篇東坡夜游赤壁賦，他就放開喉嚨，朗朗的念將起來，他念得正高興，驟見對面屋裏電燈一亮，窗子呀的開了，那開窗的女子，不是早上的美人兒是誰，王世章這一喜非同小可果然書中自有顏如玉，被我一讀就讀了出來，足見古人絲毫不欺人的，恨不得從這裏跳到對面，和那美人兒一親芳澤，這纔稱心如意，繼而一想恐怕唐突了美人，致遭美人鄙棄，豈非垂手可得的天鵝肉，空勞夢想，如予我要弔他的膀子，常言道天下無難事，鐵杵磨成針，我抱定了這堅忍的宗旨，無有不入我的套，於是索性放出善獸神氣，晃動着一個腦袋拚命的讀，引得對面的女子格格地笑，作者先交代這女子姓華，原是無錫望族，閨名慕貞，青春正當二九，尚未許過人家，雖有親戚來做媒人，不是門戶不對，定是八字不合，因此就誤到了現在，慕貞的芳心中，背後未免抱怨爺娘不早作主，以致影隻形單，空幃獨宿，伊早間見了王世章西裝打扮的氣概，心坎裏已三分默許，此時又見他這般用功讀書，更加合意，故此毫不避嫌，坐在靠窗，也拿了一本書觀看，只等王世章用言來挑撥，並且不時用一雙眼睛，向王世章注視，王世章雖非情場中的老手，見了這副情形，明知已受美人青盼，喜得骨頭輕癢了四兩，隨從袋裏取出一枝自來墨筆，颯々的在紙上寫了一行小字，復在手中搓成紙團，望準對面窗裏一拋，說也湊巧，正拋落在美人的書上，慕貞驚見一個紙團，落到

面前，不由的羞添兩頰，羞答答的把紙團拉直，見上面寫着道：

女士芳鑒，明日三時有暇，請移玉半淞園一叙爲幸，乞覆，王世章脫帽，

華慕貞看罷，立起身來，含着笑對王世章點一點頭，表示首肯之意，王世章見美人業已答應，喜從天降，要想開口動問，可是那美人早將窗子閉了，登時路隔蓬山，可望而不可見，可笑王世章向對窗出了半晌神，意興索然，古文也不讀了，關好了窗，解衣安睡，大凡有了心事的人，躺到床上，極不容易睡着，王世章當然也逃不出這範圍，眼睛望着帳頂，再也合不攏來，又想着到了明天，往半淞園會見了彼美之後，不知能不能再求婚的希望，如其不遂所欲，叫我怎麼辦呢，再一想我真愚笨極了，婚姻管他成不成，先把她搭上了手，她願意從我的，不妨結爲夫婦，倘若她不從，我落得一享受這意外的豔福，豈不便宜……，哎喲如果明天她爽約不來，不是叫我一人在花園裏，望長了頭頸嗎，王世章左想右思，虛火上升，愈加不能入夢了，好容易拋棄了一切心緒，這纔呼呼的睡着，一覺醒來，早已紅日當牕，一骨碌爬起身，見對窗關得很緊，匆匆梳洗畢，趕到公司裏，已過了辦公法定的時間，也沒有心思辦事，可是作對的光陰，比較平日來得長，挨到午後，那時鐘也變成半步化了，此際的王世章，真有度日如年的苦況，又挨磨了一會，見鐘上的長針已指在兩點二十分了，他把眉毛一縐，假裝着肚痛的模樣，一拐一拐的拐進俞經理的室內，經

理長見他這幅神情，問道，世章，你做什麼，王世章用手按住了肚腹，哼着答道，經理我一時腹痛甚劇，想告假醫生去看，俞經理是個誠實的讀書人，那裏懂得王世章的鬼計，便道，你有病，我就准你告假，王世章暗暗快活，辭了俞經理出外，宛如烏脫樊籠，脚下也有勁了，出了公司門口，一看煞是可怪，往常總停着幾輛車子，今天竟一輛都沒有，不禁叫起撞天屈來，心裏却十分惱恨這班車夫，沒事時他們反老等在門首，如今要用着他們，就連蹤跡都不見了，以後這班車夫不來便能，給我一朝遇見，非將他們一個個處辦重刑，難洩我此番胸頭惡氣，他一邊用法律手續解決車夫，一邊放開了脚步在路上行走，暗忖從這裏步行到半淞園，怎能够准期蒞約，倘或去得遲了，叫我對彼美如何過意得去，他越想越恨這班車夫，正在恨無可恨的當兒，見遠來三個江北人，拖了一輛破舊車子，慢吞吞踱着方步過來，王世章如獲至寶，脚下緊一緊迎上前去，喝令江北人停車，江北人見他身穿西服，吃了一嚇，戰兢兢說道，老爺，我身上有毛病，拉不動車，要回家去了，王世章聽他如此說法，大為失望，只得擺出無賴的勢威，操着京腔強迫道，放你媽的屁，瞧你好端端不像有病，我老爺叫你拉車，你敢說不拉嗎，哼哼，這裏現有傢伙，打折你的狗腿，看你一輩子能拉不能拉，江北人聽了發極道，不是不肯拉你老爺去，實在小的腿跑不動路，請你老爺慈悲慈悲，全了我狗命，王世章急着要會彼美，那裏肯饒這江北人，虎也似跳

上了車子吆喝道，你的性命不干我事，把老爺趕快拉到了半淞園，回頭老爺多給你幾毛錢，江北人見他一副窮兇極惡的相貌，再挺撞下去，必於身體上無益，祇好自認晦氣，強打精神，拉起車子拔步前跑，王世章性急如火，坐在車裏不住的催促，無如催促愈甚，反把江北人催昏了，一隻腳在石子上一絆，連車跌了個狗吃屎，王世章也從車上，直摔倒馬路中心，幸虧沒有汽車駛過，不然早先做了輪下之鬼，他顧不得痛，跳起身來，很命的用皮鞋跌了江北人幾腳，惡狠狠的罵道，忘八抄的，你不願拉該早說，爲什麼陰損你老爺，可憐這車夫足趾頭跌出了血，外加還吃着兩腳，痛不可忍哭喪着臉道，可憐我的老爺，剛纔小的眼前發了黑，就跌倒了，求你老爺息怒，我拚這命要拉不快跑，王世章方始怒氣稍平，重復上車，江北人熬了痛苦，努力向着這大路上跑去，此際王世章只得捺住了火性，由他左脚高右一脚低的走，僥倖不上一個鐘頭，已望得半淞園了，王世章頓時變怒爲喜，良心發現，等江北人拖到門口，在袋內掏出六枚廣東雙毫，作爲車資，購票入園，專心一致的四面去訪尋彼美蹤跡，尋了好半響，那裏有彼美的影蹤，心裏又不覺惱恨起來，都是這車夫誤了我約會的鐘點，倘今天會不着彼美，彼美一定責我爽約，以後如何可以成得好事，他一面想，一面沿着跑驢場過來，忽見橋下穿過一葉小舟，蕩槳而來，那蕩槳的却是個女子，及至臨近一看，原來就是心弦上最惦念的那位彼美，不禁喜極欲狂，連忙高高舉

起了一雙手，向船上打了個招呼，其時華慕貞已瞧見世章，低徊一笑，吩咐後梢搖船的攏近岸邊，招世章下船，這時的世章真個受寵若驚，好不快活，二人並肩坐下，搖船的將船蕩到河心，順着水蕩將過去，王世章同彼美坐在一處，胸中千頭萬緒，不知從那裏說起才好，軸轆般轉了不少念頭，方才給他轉出一個妙策，恭而敬之的問道，女士，你來了多少時候，一人在此坐船，累我尋得好苦，華慕貞對他出了一眼，不知他回答些什麼話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半淞園蕩舟盟毒誓 大雅樓飲酒進甜言

話說王世章不責備自己來遲，反質問華慕貞道，女士你來了多少時候，爲什麼躲在船裏，要叫人滿園找尋，華慕貞對他瞟了一眼，用手一點手錶，答道，我來的時候，僅不過兩點半鐘，園中尋了個遍，你的影兒都沒有，我就想到你們男子，什九言出無心，於是我游覽了一回，因回去尚早，在此坐船消遣，你看現在快要四點鐘了，豈有約了人家，到這時才來之理，說着側轉嬌容，看那兩岸的點綴，王世章自知不是，忙賠話道，女士幸勿見氣，這是我錯怪女士了，本來我可準到時，此却被車夫再三的耽誤，致使女士望穿秋水，女士不信，請看我的膝蓋，跌有一個大疙疸，就是剛才來的憑證，說時把漆皮綁腿解去，拉

起褲管，華慕貞一看，果然王世章並不扯謊，膝蓋上血跡殷紅，一個疔疽足有核桃大小，心裏好生憐惜，說道，留心傷口受風，現在覺得痛嗎，王世章道，方才痛得很極，這時見了女士，不知不覺就不痛了，一邊說，一邊退下褲管，綁上漆皮綁腿，又埋怨自己道，我真昏慣到了極點，只曉得同女士開文野章的胡鬧，却還不曾請教女士的貴姓芳名，慕貞道，賤姓華，小子慕貞，王世章道，女士青春若干，可曾受過聘沒有，慕貞粉靨一紅，答道，今年十八歲，尙未……說到這裏，粉頸低垂，再也說不下去了，王世章知道他尙無人家，更其樂不可支，喜孜孜的說道，我自見了你女士的芳容，夢魂始倒，好像遇了電氣的駁力，叫我刻刻的掛在心上，如今不曉得我幾生修到的豔福，待與女士聚在一塊兒游玩，將來苟能和女士成了百年伉儷，馬上死掉也甘心的，慕貞接住道，好好的說話，何以要說到死的上頭，叫人聽了泥土氣，王世章笑道，女士真愛討吉利，難道說了這一個死字，日後就會變成讖語不成，我是崇尙維新的人，這種迷信是完全打倒的，慕貞正色道，一語成讖，極其多的，總之出言吐語，應該留神才是，王世章見她不樂，忙道，以後當遵女士吩咐，說話一概留神便了，慕貞這纔釋然，當下在河中兜了幾個圈子，規定時刻已屆，搖船的將船並於水次，二人舍舟登岸，王世章道，這裏無甚游覽，我們出園去罷，慕貞答稱甚好，乃一同出了半淞園，便有幾個汽車夫上前兜攬生意，王世章因馬路上塵沙撲面，就揀

了一輛轎式汽車，叫汽車夫直開到四馬路大雅樓，下車給了兩塊錢，緩步登樓，只聽電鈴一響，早有侍者過來招接到房間內，相對坐下，王世章即請慕貞點菜，慕貞搖頭道，我只知道吃菜，點菜是點不來的，你隨意點幾樣可口的菜就是了，王世章遂向侍者要了炒蝦腰，溜魚片，炸鴨脆，筍蛤湯四樣，另外兩個冷盆，一盆是凍鷄，一盆是橋南，並一斤花雕，侍者唯唯答應，少頃侍者先將花雕與冷盆送上，王世章執壺在手，要給慕貞斟酒，慕貞用手按住了杯口道，我不能飲酒，請你不要斟了，王世章道，那是我一點敬意，非要你女士領情飲這一杯不可，慕貞再三推却，王世章只是立着不依，慕貞沒法，飲了半杯，世章陪了一杯，這纔坐下對酌，世章這時坐對佳麗，滿心歡喜，遂道，我有一句話，要求女士，不悉女士可否許我，慕貞道，你須說了出來，方能應許，世章道，我想我們倆業已結爲精神上的知己，自當改以兄妹稱呼，不知你女士心下怎樣，慕貞道，這是更好了，我母親祇生我一個女兒，你我結爲兄妹，則尤其親暱，將來我從中設法，給你在我父母面前引見，就得成爲一家人了，王世章雀躍道，那末我稍長一些，要妹妹叫我一聲哥哥了，說着定要慕貞叫，慕貞被他強不過，只得叫了一聲哥哥，王世章開心異常，低聲說道，妹妹，今晚不必回去，就在旅館中住一夜罷，慕貞搖頭道，我日間出來，還是在母親面前，推說往小姊妹家裏游玩，母親因我年長，雖准了我，却叫我早些回去的，此刻我和你在此晚膳，也

是我大着膽，預備回去聽母親的吩咐，如何能够外邊過夜，好在日子長得很，總有陪伴哥哥的機會，王世章道，話雖如此，可是我一刻等不及兩時辰，希望你妹妹早一日答應我，我便早一日如願，慕貞嫣然笑道，此心我已許了你，何用這般急急，不要現在火一般熱，日後就把我丟在一邊，兩情冰炭，王世章道，你不許我說不祥之言，爲甚自己反說這分離的話，請妹妹放心，我王世章若負了妹妹的一番情義，必定在水裏喪生，慕貞要用話阻止道，毒誓不可罰的，一旦碰在惡時辰上，說真便真，豈可頑笑，王世章道，不妨，左右我不會變良心，要死在水裏，怕浸也沒不死，只是妹妹將來變了心，我就要真的投黃浦了，慕貞道，世界上祇多薄情男子，却沒有薄情女子的，王世章道，只怕未必，這個見解，倒要請教妹妹，慕貞道，枉空你是個聰明人，難道癡心女子負心漢的一句話，你也忘却了麼，王世章道，妹妹既說世界上盡是負心漢，安可嫁得人，只好抱定獨身主義了，慕貞被他駁得沒有口開却好，侍者陸續添上菜來，慕貞也急於要回去，問侍者取飯來吃了，說道，哥哥，你看鐘上快敲九點了，我不能再陪你，第一次在母親前壞了規矩，下次便說不了謊了，王世章聽說有理，忙道，可要我送你回去，省你路上寂寞，慕貞笑道，我又不是三歲小兒，要人伴着跑路，況且你伴了我，設或被家裏人冷眼看見了，倒反爲不美，還是各走各的好，王世章深以爲然，遂道，妹妹先請便能，恕我不送，於是華慕貞辭別回去不

提，王世章這才喝盡了壺裏的酒，連吃了兩碗飯，叫侍者開上賬，一共吃了五塊多錢，他如數付訖，步出大雅樓，正打算回轉屋裏，冷不防背後有人在肩胛上拍了一下，急回頭看時，乃是裁縫小小黎介如，原來介如的老子，是做裁縫的，向在甯飛路開設泰生西服店，爲人極其和藹，故此生涯發達異常，手裏着實多有數萬財產，無如子息缺乏，三十餘歲還沒有兒子，百般在他妻子面前要求，並許下不少優益的條件，方得妻子批准，容他討了一個小老婆，那曉討了的小老婆，平素犯有暗疾，祇可供玩，而不能生育的，他大失所望，欲待設法再另討一個，憑他費盡口舌，死的說到活轉來，他妻子惱着不准，後來他發極了，向妻子道，你若不養兒子，將來你我百年之後，有誰捧頭抱腳，春秋兩季，更沒有誰來墳上燒一堆白紙，那末我像牛馬這辛辛苦苦爬了一世，不叫兒子受用，叫別人來坐享其成，我死了也閉不上眼睛的，他妻子聽他這般望子心切，而且所提的條件，都很在理，若再依從他罷，家裏已經有了一個，每月由自己特別通融，發放他到小老婆房裏睡十夜，如今加上一個，又至少十夜，倘然仍是個沒屁股，一個一個討下去，夫妻怕難見面了，想到這裏，便一口咬定不答應，只許出錢向人血抱一個兒子，填補膝下的空虛，他沒奈何依了妻子，他妻子馬上裝起假相，用整把鈔票託收生婆，隨處留意，隔了幾個月，居然給收生婆買到一個初墜地的男孩，人不知鬼不覺，就算自己親生養的，這男孩倒也生得肥頭胖耳，

滿月剃頭，有錢人自有親朋送禮致賀，大開筵席；熱鬧了一日當下給孩子取名定生，夫婦倆聊勝於無，十分歡迎，六歲就送到學堂裏認字，因他年齡幼小，每天用包車接送，從此他老子更加心愛，祇要定生嘴裏說要那一樣，他無有不立刻照辦，真所謂千依百順，定生到了九歲，讀書還不過讀國文第一冊，但論他的頑皮本領，倒可居全校之冠，有一天定生到學校很早，和幾個同學玩笑，內中一個同學道，黎定生，你有本事尋先生的開心嗎，我請你吃兩包花生糖，定生聽說有了吃，把胸脯一拍道，有本事，不曉你要我怎樣尋法，那同學道，我要你在先生背上畫隻烏龜，定生道，這個容易，你的花生糖不要賴，那同學道，賴了你花生糖，我是你養出來的，定生好生高興，起頭小手在太陽裏搔了一搔，跑上講壇，取一段粉筆，在黑板上畫了一隻烏龜，才畫好，課堂外，噹啣噹啣一陣鈴聲，急忙跳下講壇，不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頑劣童師背畫龜形 輕狂妓人前拍馬屁

話說黎定生，剛在黑板上畫好一隻粉筆烏龜，只聽課堂外鈴聲大振，知道教習吳先生來上課了，急忙跳下講壇，回到原位，趕緊打開課本，假裝溫習的樣子，吳先生已挾着幾本書，跨過課堂，全團學生由班長喝着一二三的口令，和先生行禮，吳先生就在講壇上還了

一鞠躬，便開始教授，也是合當有事，吳先生昨夜酒醉過量，腿骨裏非常痠痛，謹壇上不耐久立，口講指劃了一回，就將背心靠着黑板，想歇一歇力，不想正中了黎定生暗算，那隻粉烏龜早已印在馬褂上面，黎定生見已着手，立起身子道，先生，今天教授的一課國文，學生不明白意義，可否請先生在黑板上詳細解釋，吳先生生性老實，以為這學生探討學問，頗為難得，把身子掉轉過來，那隻粉烏龜赫然耀眼，一班學生瞧見了這個新鮮頑意兒，止不住大家鼓掌狂笑，吳先生倒嚇了一跳，急旋轉身將教鞭在桌上一擊，喝道，你們笑什麼，規矩都沒有，衆學生雖聽此一喝，仍是格格的笑著，吳先生不解其故，他們更如此笑得利害，當下勃然大怒道，你們如再不聽先生指揮，定要全體記過，因為學堂的規矩，是絕對禁止嗤笑的，一班學生見吳先生動了怒，一個個勉強忍住了笑聲，吳先生又查究道，你們到底爲了甚麼，笑得不成個樣兒，衆學生面面相覷，不敢回答，獨有黎定生高聲道，我們是爲了一隻烏龜，所以發笑，吳先生道，烏龜在那裏，黎定生道，在講壇上，吳先生罵道，放屁，講壇上怎會有烏龜，黎定生道，先生不信，一尋就是，吳先生依了他尋了一轉，並無影蹤，黎定生在下面笑道，烏龜爬上了先生的背了，吳先生發一個很，把馬褂一脫，翻過來一看，不是真的，却是用粉筆畫成的烏龜，不看猶可，看了之後，一股無名火直往上升，險些兒把禿頂上幾根疎髮，燒一個精光，氣咩咩抬了馬褂，走到壇邊，厲聲

問道，這是那一個畫的，快招出來，衆學生都不做聲，只把視線注集在黎定生身上，其中有個黎定生的冤家，起身對吳先生報告道，畫的人我能够指點給先生看，吳先生道，你能够指點出來，考試時我特別獎勵你，這句話甫出口，衆學生像一窩蜂般都想獎勵，情願指出犯法的學生，吳先生不准，只許最先的指點，那學生一指黎定生道，是他上去畫的，吳先生更氣得透不過來，執定教鞭，想把黎定生痛打一頓，黎定生何等乖巧，不等吳先生近前，早一個旋風逃出課堂，到家裏去，吳先生憤無可洩，稟明校長，要求將黎定生除名斥退，並聲言如其不達目的，寧願辭職，校長見他這般憤慨，恐怕大局不利，忙發了一封信，通知黎定生的家長，這封信送到秦生西服店，黎老闆是目不識字的，央請賬房先生念給他聽，念到黎定生品行不端，恥辱教員，本校已將其斥退，俟後不必來校攻讀，黎老闆聽到這裏泰然道，我道是什麼一回事，原來校裏嫌我兒子品行不好，斥退就斥退，何必大動干戈的寫信來關照我，真正笑話，我有了錢，不怕兒子沒有讀書的地方，說着把賬房手裡的信箋，辱將過去，撕成了紙條，丟在字篋之內，轉安憲定生道，你的書，過了暑假再讀罷，現在你空來，把熟書溫習就是了，定生見老子不惟不責，反體貼自己，良心上很感激老子，他老子說一句，他答應一句，忽忽過了夏天，黎老闆將他改了黎介如的名字，送到另一學校中讀書，他雖不安分，好在校規鬆弛，不注重於他，光陰真快，黎介如已十六

歲了，可是高等小學還沒畢業，他的老子却不能等待他成名了，沾染了一種流行時疫，辭世去了，老闆娘娘就把小老婆打發出門，介如自老子一死，書也不讀了，皇然做起小老闆來，每天穿着一套全新的西裝，同了一班朋友到堂子裏去胡調，非要深更半夜不肯回來，初時還肯聽娘的約束，後來一日胆大一日，竟像一匹沒籠頭的馬，野性難馴，如是者一年，他的娘狠想替他成家，無如黎介如主張自由，非要自家眼睛裏對看不可，所以談了好幾頭親事，都不能成就，惱了他的娘，從此對於介如婚姻，不置一辭了，以致演出下文許多的風流趣史來，作者當於後書再提，此刻仍說王世章甫出大雅樓，給黎介如一眼瞧見，就在背後拍了一下，說道，小王，你一人在此獨樂，倒好啊，世章道，我因為愛吃京菜，就跑去吃的，你從那裏來，我回去尚早，正愁沒有消遣的地方，介如道，我纔從小花園來，不期遇見你，你要消遣，我可陪你去，不過我有一項條件，須得你同意才好，世章道，不拘那一項條件，都可同意，黎介如道，好啊，我知道你是個趣人，才肯與你介紹個女友，世章大喜道，承情承情，離這裏近麼，介如道，當然很近，況且這裏一帶地方，總稱是堂子窠，邊說邊引王世章走進羣玉坊第二家左首廂房內，當時既有人來迎，介如問道，美鴻樓老七呢，大老四道，真不湊巧，和你黎少前後脚，一品香出堂差去了，只好請你寬坐一會，說着敬茶敬煙十分週到，世章道，老七既不在，我不耐久坐了，介如道，且慢。

即來之則安之，坐一回有無不可，大老四也道，大少不嫌此地怠慢坐坐何妨，今天堂差少，老七即刻就回來的，世章只得坐着與介如閑談，大老四又向王世章請教了尊姓大名，不多片刻，門簾一掀，翩然走進一位粲者，一眼看見黎介如坐在那裏，將一隻玉手在介如肩上一攔，笑吟吟的說道，黎少長久不見，今天什麼風把你吹來，介如插口道，老七你說得奇突了，我又不是汽球，風能把我吹來吹去，美鴻樓老七道，請你不要動氣，這是一句俗語，我也是學來的，閒話少說，你黎少今天來得正好，後天我們本家生日，望你黎少替我捧捧場面，黎介如趁勢說道，我原是爲此而來，先給你介紹一位王大少，他是軍政界人，手面向來闊慣的，他因爲沒有女友，我就把你薦給他，你道我這個月老如何，美鴻樓老七本是一員風流健將，脂粉班頭，聽了這話，斜睨了王世章一眼，見世章雖沒有潘安之美，宋玉般貌，却也翩翩濁世，是個漂亮人物，芳心中大爲合式，說道，多謝你黎少美意，停幾天我老七請你大舞臺看戲，介如道，這倒不必，後天你就叫王大少做半打衣裳罷，老七喜出望外，過來同王世章樂談，很是投機，介如卽命大老四取一摺請客票，除把王世章相熟的費鑑予，魏益堂，陳齡壽，方仲賢，凌嘯雲等，連自己的幾個朋友，一共俱請在其內，因爲自己去發，諸多麻煩，遂交代大老四差人代發，大老四滿口答應，美鴻樓心想這王大少確是一個戶頭，這種客人難得遇見的，所以登時施展馬屁工夫，把王世章拍得十足

介如見他二人打得一團火熱，倒未便馬上就走，只得同大老四敷衍，大老四道，黎少，你一向傲的湘妃，現在跟人走了，不曉得倒底跟的是誰，介如道這是他的秘密，叫我怎能知道，不過我稍爲有些明白罷了，而且我早料定他有這一着，大老四道，噫，黎少能够料事如神，我倒佩服的，這個原因，可否說給我聽聽，介如道，可以可以，據說湘妃這番跟人出走，委實逼不得已，皆因他的假母阿珠太專制，太不講情理，堅定要湘妃嫁一個老頭子，那末湘妃身上已有了心愛的人，一旦逼他去嫁老頭子，他怎肯情願，可是懼於阿珠的威嚴，又不得不嫁，湘妃處於這兩難地位，惟有把脚底給阿珠看了喇，大老四道，這呢，也不能怪阿珠姐，他買了討人，原想在討人身上得一筆錢，不然吃辛吃苦爲些什麼，不想湘妃忘恩負義，私捲衣飾逃走，黎少請你斷一斷，應該不應該，介如還沒有作答，美鴻樓老七搶着說道，現在世界，管甚應該不應該，只要事情弄應趁，隨便什麼都做得出，介如鼓掌道，照吓，老七的話，倒是熟悉社會情形的至理明言，就是我黎介如做了箇人，照例也抱着姐兒愛俏的宗旨，那怕老頭子富有金山銀山，也很不情愿，王世章道，這樣說來，你幸虧是個男子，不然你比他們做箇人還若俏，這句話，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，當下世章不肯再坐，便同介如出了美鴻樓書寓，分道揚鑣，各自回去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填鵲橋成露水孽緣 敘雀局入烟花妙境

話說王世章回到家裏，已經夜深，上下俱睡得寂靜無聲，幸虧門上皆用外國鎖，不勞人家起身開門，可以自由進出，他進了房裏，黑暗暗的去摸那電燈開關，只見對面窗子裏燈光未熄，料定華慕貞還不曾安睡，頓時一腔慾火，按捺不住，惱恨爺娘生下他的時候，不替他多生一雙翅膀，留待緊要之際應用，要是有了翅膀，飛到對面，在此更深人靜的當兒，慕貞無有不順從於我，此刻跳又跳不過去，簡直無法可想，遂走進窗前，假意咳嗽了一聲，其時華慕貞芳心撫亂，兀自睡不着，把一本小說反復觀看解悶，聽得咳嗽的聲音，在窗縫裏一張，見王世章回來了，輕輕將窗一開，將嬌軀俯在窗沿之上，低聲問道，你回來怎麼這樣遲，夜深露冷，不怕身子受了寒，王世章經過這一問，心靈上很覺不安，深悔自己不該同黎介如到堂子裏去頑，致叫慕貞記掛，如今已經犯了，美鴻樓又善解人意，怎生割捨得下，祇好達時權變，雙方並行，騙上了手再說，於是說道，承妹妹這樣的關切，我心裏實在是感激，方纔我本想立刻就回來，不期然在路上遇見了一個公司裏同事，他是初到上海來的人，上海的一景一物，到他眼中，都有特殊的興趣，定要我陪着他逛，我礙於同事份上，未便回絕，不料他逛出了神，不想返回，我因惦念妹妹，由他一人去開旅館，

乃雇車回來的，華慕貞道，時候不早，你明天要去辦公的，我們有話明天談罷，說着用手關窗，王世章忙道，妹妹且慢關窗，我還有一句話要說，慕貞道，有話快說，別叫人聽去了我們的秘密，將來見面，連話也不能說，王世章道，妹妹，今夜倒是個好機會，我想到你臥室裏談談心，不識妹妹可以許我嗎，華慕貞面現難色道，哥哥，我並非不肯依你，可是我的臥室，雖在樓裏，但和我爹娘住的後樓，只隔得一層薄牆，你們男人說話聲音大，設或驚醒了二老，我還有什麼顏面見人呢，王世章道，妹妹太細心了，然而怪也難怪你妹妹，究竟是個年青的大小姐，對於這種曖昧的事情，是沒有膽量幹的，你說我們男子聲音大，這可慮得過分，只要聲氣低一些，他們決不會聽見，而破壞我們好事，慕貞聽了半晌無語，王世章情極道，你依了我罷，如妹妹再不允許我，我就在妹妹面前，跳樓自盡了，省得活着煩惱，華慕貞聽他說出自盡，却不知是王世章以死挾制之計，一想不好，他真個跳下樓去，說不定鬧出亂子，橫豎自己業已愛上了他，歸根結底總是他的人，我何以拂他的意呢，此刻他來臥室中閒談，只要不涉於亂，日後我還是一個清白之軀，有何妨礙，慕貞想到此處，倒不如冒險答應了他罷，遂覷然問道，哥哥，我就依了你，你用什麼法子到我臥室裏來呢，王世章說道，哎喲，這倒我不曾預備，又要費妹妹的心了，慕貞道，這種勾當，我是想不出的，王世章沒法，爬到窗口上試了一試，奈兩窗的距離，約有四尺多闊

，如何跳得到對面，倘然一失足，怕不跌成一個頭破血淋，只得仍舊退了下來，可笑王世章聰明絕頂，意思不出一條妙策，不由的抓耳撓腮，像走馬燈般在房中團團亂轉，慕貞看了，着實難捨，便帶笑說道，你我倒像一對牛郎織女，只可惜沒有填成的鵲橋，把你牛郎引過來會我織女，世章聞聽此語，恍如醍醐灌頂，頓時想出一條過渡的妙法來，隨手把床上的被褥取來，抽出兩塊鋪板，一頭擱在對面窗口，一頭擱在自己窗口，喜極欲狂道，妹妹，你看這就是現在的鵲橋，他一邊說，一邊在板橋上走到慕貞臥室之內，雙手抱住了慕貞，臉對臉兒接了個香吻，慕貞羞得滿面緋紅，用力將他推開，正色道，哥哥，你這般不老成，動手動腳，我可要賊了，世章哀懇道，並不是我調戲你妹妹，實在是你妹妹害成我這個樣子，即使你妹妹喊了令尊令堂來，把我活活打死，我決不叫一聲冤枉，慕貞用指頭在他臉上指道，哥哥你真是個敗類，我早知你如此，不該引狼入室，王世章私忖此時不下手，更待何時，把電燈熄了，抱着慕貞上牀，可憐好好的一個黃花閨女，一任王世章狂瀉摧折，這也是華慕貞命中所遭，無法可以避免的，少時天色將明，王世章仍從板橋上走了過來，抽去鋪板，可說得除了天知之外，誰也想不到這幕妙機關，世章睡到自己牀上，養息了一回精神，匆匆到辦公處，作那照例的文章，但是夜間沒有睡醒，一個人冷清清坐定了就得睡魔上身，他握了一枝筆，不時觸在紙上，引成一個一個墨團，他恨極了，將紙

撕去了重寫，一連幾回，終是如此，很命把手中的筆，向寫字臺上一擲，在袋裏摸出香煙盒子，想吸一支捲煙，解解寂寞，~~袋裏~~翻煙盒，早已吸得精光了，心頭更加火冒，便直着喉嚨喊進一名聽差，叫他去買一盒香煙，聽差見他神氣活現，恐怕礙了他的氣塊，發洩到自己身上，忙流水般去把香煙買來，他慢慢的燃着了一支，覺得人醒了不少，幸喜這一日公事清淡，可以偷得閒，挨到下班，他隨衆出了公司，宛如馬脫樊籠，好不自由，適纔的磕睡蟲，一齊驅逐到爪哇國去了，他回到家裏徹底更換了一身衣服，悄悄鎖上房門，遂驅車先到廣飛路泰生西服店，剛抵門首，恰好黎介如從店裏出來，二人會見，介如道，巧待狠，你再來遲一步，我可要往朋友那裏灣一灣，然後到翠玉坊來瞧你，王世章道，我到此實在路遠，一刻不耽擱，至少也須一個多鐘頭，如今還是同行，還是我一人先去，黎介如道，朋友那裏，我去不去是隨便的，就伴你一塊兒走罷，王世章欣然道，那是最好了，我對於堂子裏請客，原是全本外行，你是花叢中斷續老手，一切都得仰仗你，做我一個嫖院臨時顧問，方不致於叫他們笑我是反洋又瘋的客人，所以我今天先來拜望你，黎介如笑道，承蒙謬讚，我怎敢當，好在這種地方，不論門檻精不精，踏進去總要化錢，不過資格稍深，他們一柄無情斧，就不敢濫劈罷了，王世章道，我原是爲此，現在有了你這一員顧問，何愁他們砍我斧頭呢，介如道，算了，你我都可以去了，於是二人登車，直趨翠玉坊

跨進書寓，早有茶壺喊道，大老四有客來，大老四同老七連忙到房門口，接進王黎二人，剛纔坐定，陳齡壽，費鑑予，凌嘯雲，先後都到，大家略略敘了一回寒暄，陳齡壽生平喜賭，便發起打麻雀，黎介如因要代表王世章招接朋友，不使人席，由主人陪同陳費凌三人叙雀，碰的是一百塊輸贏，四圈碰畢，王世章獨家輸，心下老大的不起勁，美鴻樓老七道，王大少，要不要我來代打替你翻本，王世章見牌風不利，四圈牌祇和得一副，便道，好好好，你來代我能，陳齡壽笑道，小王不中用，請幫手下場了，老七的麻雀本領，確是利害得了不得的，我坐他的上家，倒要小心他才好，鑑予嘯雲同道，麻雀說利害是沒用，有所說鴨腳手牌來湊，牌不來湊你，怕也難和出罷，美鴻樓老七道，照吓，只要牌風一順，憑你上家兒，不吃吃張，自己也會摸進的，倘然不順起來，非但一張摸不進，就是等了二五八三六九的張子，也要叫上家邊嵌單和的，鑑予笑向齡壽道，老七的兩句話，若不是位麻雀內家，決發不出這番偉言謔論，使我佩服得狠，嘯雲道，別多講了，還有四圈莊哩，少選客齊了，候我們完局，豈不叫他們等得不耐煩，說着三男一女聚精會神的鬥牌，美鴻樓老七一坐下去，牌風頓時轉機，而且逢莊必連，有一副陳齡壽做莊，老七起手南風一刻，中白各一對，七八九索一順，一對三萬，一棧八同，是一副現現成成的三番牌，活該陳齡壽要敲頭，他豎起來四張牌來一看，乃是一二三同，五六七萬，四五六索，一對九

索，一張五同，一張七同，一張中風，可以立直就等成六同，遂將中風打出，老七就把中風碰着，發出八筒，也等張了，約莫輸了六七個圈子，陳齡壽的上家費鑑子，猶豫不決的想把一張南風打出，齡壽性急，向橋上摸了一張牌在手裏，凝神用中指一拓，一頭二，一頭四，不是六同是什麼，笑請鑑子道，你打罷，看你打出什麼牌，我都和了，鑑子道，我打南風，看你能和不能和，齡壽把牌倒在桌上道，我偏和給你，那手裏的一張六同還沒拍出，美鴻樓急叫道，陳大少且慢，不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，

第十回 急性兒郎眠花宿柳 負心漢背義忘恩

話說陳齡壽一拓是張六同，好像捏住了穩瓶，滿意這副牌可以自摸和出，不想上家的費鑑子，發出一張南風來，只聽美鴻樓說道，且慢，南風開槓，說也真巧，槓頭上正砌着一張白板，美鴻樓拍的將牌推倒，拍手笑道，對不住陳大少，敲你的莊了，陳齡壽眼看他滿盤牌和出，自己洞口被罩，真個血都噴得出，將手裏的一副牌，望準河裏忽拉拉一擗，很很的說道，晦氣，我早料你坐了下來，一定要出邪牌，原來上四圈陳齡壽贏得最多，詎知小王換了美鴻樓代打，牌就慢慢的不順了，加着又敲了這副頭，門牌也沒勁了，豎起來的牌，也亂七八糟了，可是喜壞了一個王世章，看見老七發科發甲，翻本不算，已出贏錢，

坐在旁側，只是裂開了大嘴，合不攏來，等到結局，一共反贏了二百餘元，王世章給了老七一百塊錢，老七心愛世章漂亮，堅執不肯全收，只拿了一張拾元鈔票，說道，這十塊錢手工錢，我要拿的，其餘請你王大少收好，王世章道，你嫌少嗎，美鴻樓老七道，王大少你真小覷我了，我是不貪財的，況且也是王大少的運氣，黎介如在旁說道，小王，老七既不肯收，你也不必勉強她了，日後你買樣東西，贈與老七，聊表你的心就是了，世章點頭稱善，正說着方仲賢魏益堂等陸續俱到，濟濟一室，有幾個世章不認識的，皆由介如從中介紹，須臾擡面擺好，相將入席，酒過數巡，大家各自徵花，剎時鶯鶯燕燕，如入山陰道上，大有應接不暇之勢，其中獨有凌嘯雲微的雲琳老五，唱工最佳，他本是琴芳會出身，調高韻逸，確是不同凡響，當下黎介如定要凌嘯雲與雲琳合唱一齣南天門，嘯雲不依道，你又胡鬧了，這幾天我的嗓音很不潤，唱出來給諸位見笑，不如容我藏拙的好，黎介如怎肯作罷，復穿掇要人硬要叫嘯雲唱，王世章亦再三固請，嘯雲見衆情難却，遂問雲琳帶來的烏師，借了一支京胡，央請魏益堂操琴，自己唱旦，雲琳唱生，南天門唱畢，大家劈劈拍拍的鼓掌，表示讚美，方仲賢道，嘯雲兄，不愧是票友名家，今日一聆雅奏，果然話不虛傳，琳雲老五的曹富，音調蒼勁，深得老譚遺韻，倘下以研究工夫，將來現身於紅氍毹上，定當名震一時，介如道，我曉得你們聽了滿意，所以我才肯相煩二位合唱呢，世章也

道，一個名票，一個名妓，兩下又是相好，更屬難得，我們應當公賀一杯，大家無不贊成，方仲賢將酒喝乾了道，聽說費君也是一位著名票友，可否清唱一齣，讓我們一餉耳福，鑑予道，我何常是著過名，不過混在戲劇界裏，學得一些皮毛而已，既方君要我獻醜，仍請益堂兄操琴，我就唱一段落馬湖，給諸位聽罷，衆人不待仲賢作答，便春雷般一陣拍手，鑑予以牙篋代板，幽揚頓挫的唱將起來，一段唱完，衆人又是一個滿堂彩，接着衆人猜拳行令，直至酒醉飯飽，方各一一辭去，黎介如道，小王，恕我不能奉陪了，因我尚須往遠東飯店去走一遭，你還可坐一刻再走，世章道，我也要走了，老七道，你忙什麼，你家裏又沒有母老虎，急着回去做甚，世章笑道，你怎知道我沒有妻子，老七道，這是黎大少說的，世章道，我雖沒有妻室，却有知心着意的情人呢，介如趁他們閒話的當兒，一溜煙跳上車子走了，老七就逼着問道，你的情人是誰，比我生得好看嗎，世章道，也叫老七，和你生得不相上下，老七道，小王，你別要騙我，難道會生得同我一樣，世章重複坐下道，簡直相像，若和你立在一塊兒比，還疑惑你兩是至親姊妹姊，你不信，我已帶在這裏了，美鴻樓老七將嘴一撇道，又不是一件東西，可以帶着人瞧不見，世章哈哈大笑，用手指一點老七的香腮道，世上那有如此相像的人，我舍你之外，還有誰是我的情人，老七假意打了一下道，油嘴滑舌，緊我上了你的當，世章道，你既打了我，我還是早走，省得一個人去開

旅館，老七道，用不着開甚旅館，你遲了不能回去，我的大房子裏預備着空床，包你睡得適意，世章道，你小房子裏我不去，老七道，小房子裏又沒有吃人的老虎，爲甚怕去，況且我祇有一個親生娘，你儘管放着心，大着胆，加高了枕頭睡好了，王世章本來爲的胆小，經老七這樣一說，遂道，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出軍打仗也不怕，何況是你的小房子呢，我可明天要辦公，說走就走，老七點頭會意，過去同大老四促促落落說了幾句，這纔同王世章出外，坐車到法蘭西泰和里小房子來，這一夜說不盡輕憐密愛，海誓山盟，從此之後，王世章一連數日不歸，有時華慕貞見了他面，動問他不歸的原委，他只推託公司裏公事忙，慕貞信以爲真，過了幾天，王世章身體覺得稍欠舒適，提早回家，恰好慕貞立在窗前，一眼見了王世章，問道，哥哥今天爲何很早就回來，世章道，我有些大不舒服，想必這幾天中辛勞過分了，慕貞道，你身感不快，只是我不能去服侍你，叫我多添一重記掛，我家裏現有餘屋空着，勸哥哥搬到我家裏，背地裏我就好服侍你了，世章一想，倒也不錯，便走到隔壁來賃屋，却是一間樓下後客堂，尙還寬大，下一日就搬過來，所有飲食一切，亦貼給華家，慕貞的爹清泉，和他的老妻倪氏，是個沒兒子的人，見世章一表人才，十分敬重，很想把女兒慕貞許給世章，可是世章自結識了老七，常言道家花不如野花香，已與慕貞的愛情上發生了裂痕，因爲要貪一些便宜，所以搬到華家，然仍不時的宿在外邊，

華慕貞不無略起疑心，用話規勸規勸他，世章沒奈，只得住幾天在家裏，依舊老脾氣發作，華慕貞見他這般模樣，深恐他變了初衷，另有外遇，豈非自身的婚姻起了障礙，惟有用先發制人一法，提早與他訂立婚約，使他心弦上得一安慰，方不致日後婚變，他打好主意，私下便與他的娘倪氏商量，倪氏道，我是早有這條心了，不曉你的父親心裏怎樣，少停待我同他討論，配了這等女婿，也不致於辱沒門楣，阿媛你且放心，這可成就這對姻緣的，慕貞自然歡喜非凡，不多一會，華清泉從外面回來，倪氏即將女兒之意告訴了清泉，清泉聽說女兒自願要嫁王世章，也無異議，一口應允，晚上王世章到家吃飯，華清泉就對世章道，我看王君年少英俊，將來的前途，一定不可限量，我擬將小女仰配王君，結聯秦晉之好，倘不嫌小女貌陋，即乞王君台允，王世章道，承老先生不棄，將令媛許字於我，何敢推辭，不過眼前每月掙來的錢，難以開支，不能立時舉行婚禮，可否緩日再談罷，華清泉道，祇要你王君答應，口頭訂定婚約，由你們一對未婚夫妻，自行作主，這是我鑒於舊式婚姻太不良，故而聘禮都不要你破費，無非想搗倒那牢不可破的舊派罷了，倪氏在旁，也添了不少好話，王世章只得勉強應諾，當下改口叫喚了岳父岳母，清泉夫婦二人獲此乘龍快婿，好不洋洋得意，可是光陰迅速，又屆三秋時候了，王世章與華慕貞的愛情程度，匪特無加增的希望，却一天銳減一天，華慕貞研究是個弱者，愛盡王世章的欺詐，那一天

合當有事，清泉夫婦走親戚去了，只剩慕貞一人在家守門，世章從公司裏返家，匆匆就要出去，慕貞道，你出外做甚麼，我冷清清得很，陪我談一回心吧，世章道，我約着友人喝酒，不便不去，你是我的什麼人，敢來干涉，慕貞見他回答強硬，不由的嬌嗔道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隨便甚事都有干涉的資格，世章冷笑道，誰要你這種不貞潔的未婚妻，說出來不怕羞，趕快去尋了短見，再來見我，說着挺着前胸，開了大門跑得去了，華慕貞不聽此言，猶可，聽了之時，氣得眼前發黑，倒在椅子上面，動彈不得，要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傷薄命憤投黃浦江 寫離書喝醒青樓夢

話說華慕貞聽王世章責他是個不貞潔的女子，只氣得芳心若割，眼前一陣發黑，暈倒椅內，半晌方始悠悠轉醒，忍不住眼眶一酸，淚如珍珠斷線般落下，繼而一想，哭之無益，他已良心改變，即使將來實行同居，決無美滿的結果，倒不如自己早些一死，或許我這不白的冤枉，自有天下人共同昭雪，主意想定，拭乾了腮邊的眼淚，當作沒有其事，關上了門，到自家臥室之中，寫字消遣，少頃，清泉夫婦轉了，慕貞道，我要出去購物，一回兒就來的，倪氏道，快要吃晚飯了，速去速回，慕貞應了一個是，喉嚨裏已塞住了，再也進

不出別的話來，只穿了一件隨身的棉旗袍，低了頭走出門外，坐上洋車，早又一包眼淚，那車夫便拉着車子去了，可憐清泉夫婦守到了天亮，只見女兒慕貞回來，女婿亦不見返家，清泉到有些着急起來，倪氏道，這樣大的年紀人，還怕迷路走失嗎，女兒準是同了女婿宿在外邊，停刻包在我身上，他們手挽手的回來呢，清泉道，家裏難道不能宿在一處不成，倪氏道，你真越老越糊塗，有了我們兩個討厭物碍眼，他倆還能暢其所欲嗎，清泉聽倪氏這一說，胸前一塊石頭，頓時放了下來，按下慢表，且說王世章昨夜又住在美鴻樓老七小房子裏，絕早起身，趕到公司，方纔坐定，聽差的送上一分報紙，展開本埠新聞一看，劈頭就見一個二號字的大標題，是華慕貞女士投江自盡九字，不由的全身肌肉都顫動起來，急忙大了眼睛，把那段新聞讀下去道，昨日晚間黃浦江邊發見女屍一口，年約二十左右，面目姣好，身穿青灰華絲葛棉旗袍，內襯嗶嘰夾襖柳條絨短衫褲，黑絲襪，左足鞋已失去，身畔無錢，而留有遺書一封，係致其父母者，下署華慕貞絕命書，及年月日，該書俟製版後，付刊明日本報，屍體現暫存南市救生局，招人認領云，世章讀罷，只急得魂不附體，丟下報紙，也不暇請假，飛也似趕到家裏，清泉夫婦還不曾起床，世章慌慌張張的問道，妹妹昨夜可曾回來，倪氏道，他難道不和你在一起嗎，世章跺足道，糟了糟了，倪氏道，姑爺你做什麼，敢是我家慕貞有甚意外不成，

世章一聽，始知報上所載非謬，流淚言道，妹妹已不在人世了，倪氏驚道，你說妹妹怎麼，世章道，妹妹投江死了，倪氏聽說女兒投江自盡，哇約就大哭起來，清泉從睡夢中驚醒，跳下床來詢問，也忍不住老淚縱橫，哀慟不已，世章便把報紙所見，詳細述了一遍，清泉拭着淚道，我女兒並未受過委屈，爲什麼要去投江呢，就是受了他人的委屈，也該同我二老說，何必如此決裂，看得生命輕如鴻毛，倪氏帶哭帶說道，我們二老祇有這一個寶貝女兒，誰會給他受委屈，今番的委屈，說不定是姑爺給他受的，清泉道，女兒已冤枉死了，別再冤枉死了姑爺，倪氏道，我向不冤枉人的，世章本懷着鬼胎，慌忙剖白道，我昨天沒有回來，即使有氣，不致於叫妹妹受，這不是分明冤枉我嗎，現在妹妹已棄了我，先往極樂世界去了，我活着也乏生趣，就跟着妹妹去吧，說着一頭撞到牆上，清泉趕緊用身子擋住，埋怨倪氏道，女兒生死還未卜，我們且到救生局認一認，可否是慕貞，何苦先鬧得鴉飛雀亂，同姑爺去瞎纏，倪氏這才不做一聲，於是三人趕奔救生局來，王世章故意落在後面，見清泉夫婦走進屋子，便跑到碼頭邊，擬躍下江去，了却此生煩惱，又見江裏的水滔滔滾滾，碼頭下激起一種劈拍的聲響，看看也令人毛髮悚然，怎生跳得下去，繼而一想，慕貞的遺書上，定有怨恨自己之處，一旦暴諸天下，誰不罵我一聲王世章是個薄情男子，還有甚麼臉面再往公司辦公，可笑這時的王世章，投江則怕死，不投江則無顏

見人，真個進退維谷，一回頭見碼頭邊，有一根很長的粗草繩擦着，而且一端却繫在鐵欄杆上，他眉頭一縐，計上心來，將另外一端緊緊執住，趁無人防備，撲通跳入黃浦，水花濺上碼頭，早驚動了。閑人，大家齊衆施救，却好世章的身體冒出水面，內中有一個人眼快，瞥見世章捏着繩子，搶步過去，把鐵欄杆上的草繩用力一抽，衆人將他死雞也似拖上碼頭，正在慌亂之際，清泉夫婦突圍走進，見世章渾身是水面色灰白，幸喜水沒有吃幾口，尚無性命之虞，清泉夫婦忙雇車把他拉到屋裏，然後料理女兒喪事，這是王世章已往的事，作者敘到這裏，諒讀者鑒於王世章之行爲，亦當深惡其人矣，恕我不再饒舌，且說美鴻樓偕同馬屁老六，前家找尋小王，說也真巧，王世章因起身遲了，不曾到公司，老七上前一叩門世章將門開放，一看見老七，問道，大清早到來做甚，美鴻樓老七冷冷的說道，無事我也不管三寶殿的，說着回頭喚道，老六哥裏邊請坐，隨後馬屁老六也跟了進來，朝外一坐，王世章看了，弄得莫明其妙，轉身呆住了一聲不響，却聽老七道，小王，我今天來尋你，非爲別事，是來問你討錢的，還我便罷，要是不還，老實就給你顏色看，世章道我有錢早還你了，何消你親自來討，況且我公司的職務，業已告退不做，差不多老鼠藏在書箱裏，每天吃本，你若再借些給我，倒是雪中送炭，我可見情不淺的，你當真問我討，祇有兩個來換我一個，老七道，你想想借的時候，我何等爽快，如今你倒說出兩個換一個的

話，你的良心真黑極了，幸虧我覺悟得早，要不然，也要同華家小姐一樣投黃浦，旁邊老六道，七小姐，他錢不肯還你，譬如你行了一樁好事，不必放在心上，從此不用和他討了，老七道，老六哥，你說了這句話，分明便宜了他，馬屁老六道，他用了你的錢，也未必良肉，現在同他斷絕關係，省得以後糾葛，世章不服道，你是老七的什麼人，好來干涉，老六道，誰不曉得我法蘭西馬屁老六，今天到來干涉，是老七請我來的，你待怎樣，世章道，我怎能得罪你呢，不過橋管橋，路管路，我同老七的關係，非止一年半載，交情可以說得厚了，他有錢我能用得，我有錢他也用得，並不會劃過界限，如今他要與我脫離，我偏不同意，老七插嘴道，不同意不要你同意，世章冷笑道，你有顏色，儘請放來，馬屁老六道，小王，我勸你知趣些，還是同老七脫離的好，彼此客客氣氣，免了破面，還有一說，上海地方男的離開女的，是極不容易，女的離開男的，是很便當的，你若不相信，後悔無及，世章笑道，爲什麼老七要離開我，我日常並無待虧他，這個理由，請你老六哥宣佈，使我明白了，就是斷絕往來，我一無怨言，馬屁老六道，這倒不錯，我應當代表老七，向你說明，實則無非你平日虐待老七，動不動出手打人，你想現下是同等世界，男子如何可以壓逼女子，并且他又不肯嫁你，你既已污了他的身體，不該橫暴，因此老七不堪凌虐，想一刀兩斷，各自分開，恐其你發生後患，到老七那裏去拗詐，特地請我來，當面將你

們說開，你說情願，立刻寫兩份子據來，世章道，既然如此，他走他的陽關路，我走我的獨木橋，何必要寫字據，況且這種字據，我從未寫過，只憑你老兄一句話，算數就是了，馬屁老六道，那個非寫字據不行，老七也道，口說無憑，這是一定要寫的，世章道，手生在我的膀子上，要寫就寫，不寫就不寫，老七聽說，對馬屁老六歪歪嘴，似乎說非用硬功不可，馬屁老六會意，頓把桌子一拍道，你這人反覆無常，刁鑽到了十二分，今天有老六在此，不怕你不服貼，我且問你，倒底寫不寫，世章笑道，我早已對你們說完了，有甚多問，老六勃然大怒，挺身立起道，別的事由你作主，這件事却要我作主了，說着懷裏取出兩張花古柬，強逼王世章寫，世章見老六板了臉，勢將動武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不能不屈服了，只得磨墨吮毫，正待落筆書寫，忽聽門環塔塔的響，不知外面來的是那一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兩頭落空循環遭報 一眼瞧見妖豔動人

話說王世章正待書寫那張離異字據，忽聽門環有人叩動，停筆出外一看，原來是該介如，忙道，介如你來得很好，解鈴人仍請你繫鈴人，替我代表寫一寫罷，介如聽世章說這不倫不類的話，弄了個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，又見客堂裏老七同一個人坐着，趕緊問道，小

王，你要我寫什麼，王世章就把老七要與自己斷絕關係情形，細說一番，介如便對美鴻樓看了一眼道，老七，我早知你們有今日，當初不該熱心介紹了，美鴻樓老七道，承你黎少的情，替我介紹，無如小王這人，反而無情，只要稍爲觸犯他，就要動手，不瞞了黎少說，我平時不知吃了若干頓了，照這樣合下去，我的性命包送在他的手裏，所以央煩老六哥同來，和他離異，這也叫不得已，想你黎少是明白人，決不責我沒有情義的，黎介如道，既然雙方不合，還是分開的好，來來來，小王你把字據寫了，打發他們走，王世章依言寫就字據，兩下畫了花押，各執一紙，老七就與老六辭了黎介如，興匆匆的去了，王世章見他們走後，憤然說道，悔氣，倒被他們歪纏了半日，介如道，你這場悔氣，却並無絲毫損失，至於我，化掉了不少冤錢，能不能如我之願呢，書中交代，這位黎介如靠着陰下之福，原是個舒服朋友，每日除在衣服上研究修飾外，店務竟老實不管，有一天他正在店堂裏吃飯，見店外停下一輛汽車，車門開啟，走下一個丰姿綽約，珠光寶氣的婦人來，介如以爲這婦人進店照願買賣的，倒好趁交易的當兒，賞嚙個飽，那知事出意外，那婦人蓮步婀娜走往隔壁去了，這時黎介如彷彿是一枚針，遇着了吸鐵石，霍的放了飯碗，連竄帶跳的趕出店門觀看，恰好婦人回過頭來，同介如打了個照面，那婦人見介如一副猴猿形狀，加着滿嘴油膩，禁不住嘖哧的一笑，三步改作兩步，走進隔壁陳老三開的玲瓏軒紙紮舖內去

了，原來這婦人正是陳老三的女兒，小名叫做金蓮，從前陳老三很不得意，在一家紙紮店裏做夥計，一個月也掙不到五六塊錢，幸虧他的女人精明能幹，每天出去走旣頭，比較他在漿糊紙堆中賺錢，來得豐富，故而手頭還覺寬裕，其時金蓮祇有八九歲，一頭黃髮，滿面泥班，活像叫化丫頭，陳老三不十分歡喜，時常要打要罵，只是老三的妻子，倒底自肉自痛，溺愛異常，可是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，金蓮也一天一天的長成，那年已是十六歲了，說也奇怪，黃毛丫頭十八變，早出落得妖豔動人，加着一雙攝魄勾魂的眼睛，而且段身亦俏，雖則祇穿了一件布衣，他的風頭，較穿綢緞還得加上數倍，所以有時陳三的妻子同金蓮出外，總有幾個男子跟在後面，實行釘梢主義，陳老三雖是手藝人，却很顧廉恥，常戒妻子，出外不准攜帶金蓮，恐怕女兒出了毛病，將來嫁出去，要受男人奚落，無如金蓮被娘放縱慣了，早與同居姓曹的兒子柏祥，眉來眼去，兩情已達沸點，只少一條導火線，快要交上戰綫了，大凡已經性慾衝動了的，憑監視得嚴厲，也難禁止他的們秘密行爲，這是千篇一律的，并非作者杜撰，記得那年夏天奇熱，寒暑表每日在百度以上，就是夜間，也至少八十餘度，他們一家三口，儼居在一間後樓裏面，雖有兩扇後窗可以通風，可是風半點都不透，老三的妻子最怕熱，裸了上半身不住的揮扇，還口口聲聲喊着熱，陳老三，因工作了一天辛苦已極，一倒頭就鼾聲大作，金蓮是本則打地鋪睡的睡了一回，身上香汗

淋漓，將身上的小馬甲，下身的短褲都濕透了，爬起來把冷手巾揩乾，覺得爽快了些，不敢再睡，輕輕開了房門，立在扶梯頂上，似乎有一兩陣風吹來，他就回到房裏，挾了一條草蓆下樓，就將草蓆鋪在扶梯腳下，想安睡一刻，那曉已被睡在露台上的柏祥瞧見，一想湊口饅頭來了，不吃成了呆徒，也蹣手蹣腳挨下扶梯，從黑暗裏伸一隻手，摸到金蓮身上，金蓮正閉着眼睛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幾乎喊出口來，虧柏祥手快，把金蓮的香口掩住，附耳說道，我是柏祥，妹妹不要害怕，說着雙手亂摸，癢得金蓮四肢無力，軟攤在蓆上，再說陳老三睡到半夜，覺得咀裏燥渴，起身點上洋燈，提起茶壺，吃了幾口冷茶，一看地板上空空的，便向妻子查問道，金蓮呢，他妻子朦朧答道：女兒嫌房中悶熱，不曉睡在那裏去了，陳老三怒道，這樣長大的女兒，好叫他一人去睡嗎，倘然出了笑話，你我做爺娘的，如何担当得起，他妻子道，你又要像件事的，擺出爺的勢頭，就是女兒不睡在娘房裏，左右睡在家裏，有甚打緊，況家裏的男人，大半是上了年紀的，單只柏祥是個小夥子，然而誠實可靠，一些沒有滑頭滑腦的樣子，我平日很鍾愛他，待他有了生意，我還想借金蓮許給他呢，陳老三蹙足道，現在的世情是最壞不過的，越是外貌誠實，越是貪花愛色，你快喚女兒上來，讓我罵他一頓，警戒警戒下次，老三的妻子發火道，半夜三更，我勸你安逸些罷，驚動了鄰舍，反落得沒趣，我是不去喊的，說完搖着蒲扇向裏床一睡，陳老

三跨出房門，正走到扶梯頂上，只見樓下一團黑影，滾到灶間去了，陳老三忘攜着洋燈，認道是自己眼花，連忙進房拿了燈，走下樓梯，見金蓮酥胸半解，小衣微鬆，睡得十分興濃，陳老三用脚在金蓮大腿上跌了一下道，賤婦根，躺死在這裏，還不替我滾上去，金蓮聽見爹的聲音，早嚇得渾身冷汗直澆，忙向兩邊一摸，喜得柏祥已避開了，這纔心定，用手揉了揉眼睛，立起身來，捲好草蓆，懶洋洋的跟了陳老三上樓，陳老三嘆咭了一回，也就睡了，一夜無話，翌日陳老三到店不提，老三的妻子匆匆也出去走梳頭，金蓮見爹媽不在，把小衣上的血蹟，背地裏洗滌干净，自此之後，柏祥竭力奉承老三的妻子，不時買了東西，贈與金蓮，一天老三的妻子，正從一家人家梳了頭出來，迎面遇見一個半老徐娘，似狼面熟，凝神一想，方始想起是阿寶姐，便堆笑喚道，阿寶姐，長久不見了，一向好啊，阿寶姐見是老三的妻子，連忙答道，多謝你，我一向狠好，和你五六年不見，你比從前發福得多了，老三的妻子道，那裏及得來你阿寶姐，五十歲的人，還是黑烏的頭髮，粉嫩的皮膚，風頭真正愈老愈健，倘然再打扮一扮，叫年輕小夥子看在眼裏，包定神魂顛倒呢，阿寶姐笑道，你又要綽趣了，有所說年紀不饒人，牙齒已脫去好幾隻，我化了一百多塊錢，請有名氣的牙齒生裝的，要是不裝這假牙，怕不成了扁嘴老太，老三的妻子道，原是吓，所以一個人缺不得裝飾，像我手頭尷尬，百樣都只好將就了，阿寶姐道，你說這客氣

話則甚，我問你添了幾位資資不曾，老三的妻子道，自生了女兒金蓮之後，從未生育，阿寶姐道，這是你虎胎，故而只有一個，蓮小姐可有幾歲了，老三的妻子道，十六歲了，阿寶姐驚道，真快，莫怪我要老，那末蓮小姐許過親沒有，老三的妻子搖頭道，誰要我們窮人家的女兒，阿寶姐道，可又來了，大概蓮小姐喜星不動的緣故，說着把老三的妻子拉到隱僻所在，低低的說道，我有一句話，但是我不怕你見怪，想同你說，老三的妻子道，阿寶姐你有話儘說無妨，即使我不中聽，決不怪你，阿寶姐道，你有了這位蓮小姐，分明是天賜你一棵搖錢樹，就可以借蓮小姐身上，出產幾千塊錢，將來你們夫妻倆下半輩子，儘可舒舒服服的過了，老三的妻子一聽，喜極欲狂道，這些話敢是騙我，阿寶姐道，你我差不多像親生姊妹一樣，爲什麼要哄騙呢，並且我是佛門弟子，有一句說一句，不能撒謊，如果騙了你，要受菩薩的責罰，老三的妻子道，承你阿寶姐代我關心，叫我一萬分的感激，只是金蓮的爹，人雖做的低級行業，志向却非常的高，倘然說是把女兒去做生意，他非但不答應，還要罵我個狗血噴頭咧，阿寶姐笑道，你的男人真想不明白，有了錢，可以吃飽穿暖過日子，志向是憑你高如天，餓不能充飢，寒不能當衣，真沒道理，老三的妻子道，這是他天生成的吃苦脾氣，任你怎樣的說法，他總不肯改過來，阿寶姐指着胸膛道，我自自神通，包在我身上，改轉你男人的脾氣，老三的妻子聽了，更加眉飛色舞，不知

阿寶姐用什麼神通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紙紮店妖姬工賣俏 鹹肉莊浪子擬嘗新

話說陳老三的妻子聽阿寶姐自有神通，能使自己男人的古板脾氣改掉，不禁眉飛色舞道，懇求你，倒底什麼神通，快請指點，讓我心定，阿寶姐道，我不是真正菩薩，那裏有神通，不過我想一個人，憑他志向比衆不同，只要有錢，可以消滅得無形無踪，老三的妻子道，怕不見得能，阿寶姐道，俗語說得好錢可通神，何況你的男人，他豈有見錢不開眼之理，但在目下，必須瞞着你男人去幹，等到日後設法穿戳，那時錢也有了，不怕你男人跳上南天門去，老三的妻子快活道，阿寶姐，你有沒有閑空，到我家去看看我的女兒，阿寶姐道，我沒有工夫，此刻我還要到貴州路長壽庵，去探望庵裏當家石諦，他有一樁要緊事情，同我商量，只好明天請你帶了蓮小姐，到我褚家橋家裏罷，老三的妻子道，哎喲，我是路徑不熟的，如何尋得到府上，阿寶姐道，很便當，尋我住的是沿馬路房子，門上裝着一盞寶記二字的白磁罩電燈，包你一尋就着，老三的妻子唯唯答應，阿寶姐又千叮萬囑了幾句，這纔扭着屁股自往長壽庵而去，第一天飯後，老三的妻子將金蓮打扮齊整，合乘了一部洋車，來到褚家橋，果見一家門前有着電燈，燈上有硃漆寶記兩字，馬上喊停車子，

推門入內，見是一宅三上三下的樓房，廣漆油得十分軒敞，不由的呆了一呆，一想阿寶姐決沒有這般闊場面，莫非錯走了人家，於是仍退出門外，重復看了看電燈上的字，明明寫着寶記，並不錯誤，可笑娘兒倆走進走出的當兒，早驚動了裏面的老媽，出外問道，是誰吓，老三的妻子連忙推進門說是我，來看阿寶姐的，老媽道，如此請進來，我家太太正在梳頭，隨意請坐，老三的妻子聽說是阿寶姐的屋裏，放胆携了金蓮跨入客堂坐下，老媽泡出兩杯茶來，坐了約有一刻多鐘，只聽脚步聲響，阿寶姐口啣香煙，跑下樓梯，笑容滿面的道，我原說你不失約的，所以我趕早梳頭，候你到這裏談談，老三的妻子命金蓮叫了一聲姨母，方始自己開口道，我本想上半天來的，後來我阿媛對我說，姨母夜間睡得遲，不便驚噪，因此到這時纔來，阿寶姐一邊仔仔細細的端詳金蓮，一邊答道，虧蓮小姐想得

出，倘然你早來了，我也不能陪你，因為我睡的時候，被人喚醒了，必定頭暈目眩，樣樣不起勁了，你家蓮小姐能够知道我的毛病，倒像是我養的，老三的妻子道，他前世少修，投在苦爺娘手裏，假使敲穿了木魚，早投到你阿寶姐肚裏，做個金枝玉葉的小姐，阿寶姐道，我自從十五歲上，私下打了一次胎後，直至如今不會坐過一回喜，眼見養男育女是沒有分了，老三的妻子道，阿寶姐你不嫌我金蓮顏面醜陋，就過房給你，算是你的女兒好嗎，阿寶姐道，我那來的福氣，過房你的縹緲女兒，老三的妻子不覺三七二十一，拖過金

蓮拜倒在阿寶姐前面，拜畢，又親熱的叫了一聲寄娘，喜得阿寶姐眉開眼笑，馬上在手指上退下一隻散鑽鑲成的戒指，給與金蓮，算作過房的見面錢，金蓮一看，耀眼爭光，早感激得阿寶姐死心塌地，從此就在阿寶姐開設的寶記莊內，充當基本鹹肉，因金蓮面盤子來得姘，一班慣喜屠門大嚼的朋友，沒一個不斬他一刀，起初是瞞陳老三的，後來老三得了些風聲欲尋老婆發作，可是金蓮一五一十的鈔票拿回來，也就順水推舟，不再拔起那張古板臉兒，向女兒教訓三從四德了，匆匆數載，手頭着實有些積蓄，就在霞飛路開了一片紙紮店，取名叫做玲瓏軒，自己做起老闆，金蓮也由阿姐寶做媒，嫁與一個莊上老主顧姓鄧的，那姓鄧的是上海著名富者，年紀五十多歲，抱有寡人之癖，化了三千塊錢的身價，討金蓮做第七位姨太太，詎知金蓮是個浪漫慣的人，怎肯相安於室，加着鄧老頭子精力有限，不能暢其所欲，背地裏還不時到寶記莊上，追尋舊歡，這日金蓮的娘稍有不適，金蓮對鄧老頭子說要回家探望，鄧老頭子滿口答應，坐着自置汽車，駛到霞飛路，車夫停車過急，車子就停在泰生門口，也是黎介如與金蓮有一番孽緣，故而整逢其會，金蓮那麼一笑，一個魂靈兒直飛到九霄雲中，翻了十六七個筋斗，方始返歸軀殼，眼睜睜望着那輛汽車發怔，停了半晌，竟被他想出一條偷香善策，於是他飯也不添了，淨了手面，加料地道的敷雪花粉，梳光頭髮，換上一套新製的肉色西裝，領端擊着一個藍白間色的芭蘆姑，頭上戴

一頂哈德門呢帽，帽緣中插着小小一片孔雀羽，足穿漆皮鞋，又在乳旁的袋內，摺疊着一方香水灑過的絲手帕，袋邊稍微露出手帕角兒，修飾完畢，恭而敬之的專候彼美出外，即可追蹤而往，那曉足足守到三點多鐘，方見彼美走上汽車，介如急急移幾步，到一家熟識車行裏，跳上車子，隨後緊緊追趕，直追到靜安寺路，只見前車停下，介如忙命車夫抄到前面，恰好又與金蓮打了個無線電報，金蓮含笑下車，冉冉走入公館，介如惟有望門興嘆，祇得掉轉車頭，駕着來到遠東，只見方仲賢一人坐在房間裏看報，便道，小方，你真難得，竟有餘閒坐着披覽報紙，仲賢道，我是天天閒着，不像你豬八戒進了盤絲洞般，那班蜘蛛精困住了不能自由，介如道，別批評人了，你不見得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仲賢正色道，我人雖是有名抖亂，却比你高尙得多，對於女色一門，素不遷就，介如笑道，這樣說來，我變作叫化子吃死蟹了，仲賢點頭道，差也不多，要不然，你臉上滿塗着雪花做甚，我還要問你，剛纔坐了汽車到那裏去，介如面上一紅道，纔從家裏來，坐汽車的不是我，仲賢道，真人前休說假話，你坐的是綠色汽車，在你之前，還有一部黑色的，車裏坐着一個年輕婦人，你還想賴嗎，介如跳起來道，倒運，偏偏又叫你瞧見，我瞞不了，爽性對你說個明白，遂將適纔一番情況，以及面貌裝束，告訴了方仲賢，仲賢聽他講完，瞑目想了一想道，就是他……介如呆着問道，你難道認識他嗎，如……認識，費心從中介紹，省得

我費心思了，仲賢道，我不是皮條客人，這件事只好謝絕，不過我略知他的底蘊而已，介如把椅子拉近仲賢身旁道，趕快說，將來得諸好事，當記你這次大功，仲賢啞道，那個要得你的功，我聽你說他相貌，確像是寶記鹹肉莊上的人了，他新近嫁了人了，介如道怪不得他走入鄧公館，仲賢道，他正是嫁給鄧其南的，介如道，你怎知道這樣詳細，佩服之至，可笑終日游蕩的我，於逛鹹肉一道，非但不能選精揀肥，簡直是一個門外漢，早知寶記有這等一塊美肉，失之交臂，實在可惜，小方你既認識金蓮，一定是此中的老門檻，不得不請教你一番，稍窺門徑，他日過門大嚼起來，不致於外裏外行，被他們竊笑我是外行屠夫，仲賢道，這我不便教導你，你就一輩子做了外行罷，黎介如那裏肯依，再三要求，仲賢却不過情，乃道，現在上海一隅，肉莊不下數百餘家，可稱鼎盛時代了，但從前這鹹肉的名稱是沒有的，只有私門頭與半開門，又簡稱之曰台基，是含着陽臺的意思，並不是正式賣淫，大半是窮苦人家的碧玉，偶而把皮肉換了錢來日用，所以並不發達，未幾上海人發起禁娼運動，風行嚴厲，大有非達到禁絕目的不息，可是就在這個當兒，鹹肉莊便應運而生，既省錢，又實惠，一班昔日章臺看花人，竟一變做韓莊吃肉客了，那末吃客一多，生涯日廣，各莊互相競爭，並到各處去搜羅最佳鹹肉應市，於是分出上中下三等等級，當局眼見肉莊林立，無法將其禁盡，遂想出寓禁於徵的法子，凡營業肉莊的，必定要預繳花

捐，而且這花捐和書寓不同，每一家肉莊，須納二十餘兩現銀，領一張大護照，十二張許可，一張許可，就是一名鹹肉，上面粘定相片，不可頂替，要是沒有許可一經當局查出，例須重罰，黎介如插嘴道：小方，這是鹹肉莊的組織情形，不是鹹肉莊的游覽指南，聽也於我無益啊，方仲賢道：少安毋躁，我還沒有講完呢，不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，

第十四回 冷清清私訪鄧公館 鬧嚷嚷喜見陳姨娘

話說黎介如聽仲賢講了一大篇，仍不曾講出游覽肉莊的所以然來，發急道：關鍵給你賣足了，仲賢道：這同從前的高頭講章一樣，非要自頭至尾的講個明白，不可，要是在中間抽一節講，你聽了還是不得其門而入，介如笑道：今番真所謂從師求肉了，仲賢遂又往下續道：方纔我說的寶記，論起等級，尚在中等，主人倒是有名的阿寶姐，善於拉攏，今年已五十多歲，照他的風頭看來，僅不過三十許人，聽說他飲食是很注重的，一生冷不食，二酸辣不食，三不易消化的不食，故而他的容貌至今不衰，大概他得的秘法助顏，不然鬢髮都花白了，誰還有這般嬌嫩，介如道：那三項不食，確於衛生上有益，然則不見得實能够助顏，或許他別有秘法，我幼時聽人說當初有一名妓胡寶玉，專事採取童男子的元陽

，一者盪補身體，二者使容貌豐頤，永遠不改，怕阿寶姐也效學胡寶玉罷，仲賢道，這却你我不得而知，不能武斷，因此不必多談，我且把坐房間，落夜廂，做局，三種經驗，指點給你，介如大喜道，你再不把經驗教我，我的耳朵也扯長了，仲賢道，什麼叫做坐房間呢，是客人到了莊上，便由莊上的人，去叫小姐，叫來的小姐，如合客人的意，馬上談判價錢，不合便由客人摸出兩角車錢，打發他去，還有一等客人，是抱定看花主義的，那末化一塊大洋，像到堂子裏打茶圍一般，尋二三十分鐘的開心，不過要現開銷的，至於落夜廂，就是住夜，但非敲過十二點鐘以後不可，若有客人急不待緩，立即就想開火，他們決決不肯遷就，因為小姐一落夜廂，身體就絆住了，寧可放棄這頭生意，最好客人選定了他，讓他私下去做些外快，這纔稱心滿意哩，講到做局一項名目，拆穿了說起來，便是普通所說的打砲，而且只消三塊錢的代價，可以享片刻的歡娛，一砲打出之後，各走各的路，很是爽氣，介如道，上海肉莊如是之多，那末那裏來這許多的肉呢，仲賢道，多極多極，好說得供過於求，介如道，然則以何種肉，最合人的胃口，仲賢道，當然人家人了，介如不信道，難道，人家的姨太太奶奶小姐，都可叫來陪客作樂不成，仲賢笑道，這句話完全是欺騙一班外行，所謂姨太太奶奶小姐，本來呢，的確是人家人，然而上過了鹹肉莊，不能稱是人家人了，可是莊上不能不抬了人家人的牌子，投人所歡，招徠主顧，不管阿貓阿狗，

總得生敲活釘說是人家人，往往客人不諳肉莊黑幕，跑了進去，就要求他們去叫人家人，莊上準不答應你，不是說鐘點不合，定說時間促促，推三阻四，做盡假惺惺的度態，即使外叫來，也要施一下小小竹槓，其實叫來的就是自家的坐莊貨，介如問道：人家人與坐貨，究竟那一種清潔些，仲賢便笑道，你愛清潔，如非你絕足不上韓莊，那坐莊貨不必說，人家人接過了數十個客人，豈有不蘊着梅毒之理。不過看自己的運氣，若在倒霉路裏，包你就做水果行中的老板，介如道，看你不出，倒是一位的確確的老門檻，我聽了你這席話，宛如從師做了三年徒弟，胸中的一切茅塞，掃盡無遺，仲賢正待謙遜，外面走入一個茶房，向介如道，黎先生，有一位姓俞的要見，介如一揮手道，你去請他進來，須臾茶房引進一人，穿得十分華麗，黎介如與他點頭為禮道，雨芝，你到來看我做甚，雨芝道，我有件要緊事情，特來找你商量，說着拖了介如靠窗坐下，談了一回，介如就在身旁取出一疊鈔票，交與雨芝，雨芝使欣然告辭去了，仲賢問道，你這個朋友陌生得很，結交了幾時了，介如道，結交得沒有幾時，他是在金子交易所做生意的，非常精明，人亦四海，但這幾天他的風頭不利，金子輸贏迭遭失敗，他因有一項要用，特來問我商借一百塊錢的，我不得不應酬這一次，仲賢聽罷，一看手上時計道，我可要走了，介如道，你往那裏去，仲賢道，我到霞飛路探望姑母，順便與滌芬表妹談談，介如道，那在措你汽車的油，借坐

着回去了，仲賢說好，於是同出了遠東飯店，坐上汽車，仲賢把介如送到泰生門首，然後
自往馮家不提，夜來並無話說，直到來天的下午，黎介如獨自駕着一輛跑車，在靜安寺路
的鄧公館門首，往來了好幾遭，可是侯門似海，終不見金蓮的影子，大失所望，他正在踟
躕之際，只見馬路的水門汀邊，坐着一個賣花生的江北孩子，他眉頭一縐，計上心來，故
意將汽車開到旁邊，剩其不備駛將過去，把一籃的花生米，輾得稀碎盡成齏粉，江北孩子
急得大哭大喊，引動了路上的閒人，都來觀看，一時人聲鼎沸，把冷清清的鄧公館門前，
變做熱鬧去處，介如急將汽車按停，面上現着驚慌，下車來問江北孩子，這隻籃花生值多
少錢，江北孩子苦着臉道，一共六角小洋錢，還沒有賣掉幾包，先生不賠我錢，我就回不
得家，說完又拚命的哭，介如趁他哭的當兒，回頭望鄧公館的洋台上一望，見金蓮也倚着
欄杆觀看，喜得心花怒放，這也是江北孩子交運，當下便賣弄其闊，即從袋裏抽出十元鈔
票，擲給江北孩子道，這算賠償你的，以後在馬路上要小心，江北孩子接了鈔票，趕緊拭
了眼乾淚，破涕為笑道，先生，我曉得，下次不敢再坐馬路邊了，說着提了破籃，一縱一
跳的走了，一衆閒人見介如這般闊綽，恨不做了江北孩子，倒好得這意外財，故此圍着不
走，那曉得天公不作美，下起雨來了，衆閒人抱着頭四散奔逃只有黎介如戀着金蓮，不肯
馬上就走，兩隻眼釘住了金蓮目不轉瞬，看得金蓮不好意思，扭轉嬌軀，走入裏邊去了，

那雨却漸落漸大，金蓮本待想出外購物，眼見得不成功了，恰好鄧其南踱進來問道，金蓮你高興打麻將嗎，金蓮道，老爺高興，我應當奉陪，其南大喜，命老媽去請大姨太太三姨太太，就在金蓮房中敘雀，打了兩圈多牌，金蓮牌風最壞，一副未和，湊巧六姨太太走來，立在背後觀牌，金蓮道，六姨快來替我碰幾副，斷命牌要我碰出氣來了，六姨太道，天落了雨，我本來手癢得很，代你碰和也好解解饑，說着趁勢坐了下去，其南笑道，你下來代碰，可是不准你出大牌的，六姨太道，這是牌的起來，我不能不和的，常言道看打麻將盡忠報國，而況我是代他，更其要赤心忠良，替妹妹翻本出贏錢，一邊說，一邊牌已砌就，恰是六姨太做莊，擲骰開門，說也納罕，起手竟是白板三張，中發各一張，八萬兩張，六案兩張，其餘均是閒牌，詎知兜不到幾個圈子，摸進中對發對碰出八萬，轉手又摸白板暗槓，槓進中風成刻，金蓮在旁看出了神，不禁說道，六姨，早知你的手氣這樣的旺發，該讓你打，六姨太道，看牌不許開口，露了口風，大姊同三姊何等利害，他們就不肯打和張了，話猶未畢，其南忽地打出一張發財，六姨太將牌推倒道，和了和了，這時大姨太和三姨太太不服道，三元牌打倒了要一家包的，鄧其南也將牌推倒道，你們瞧，我是一副什麼牌，兩位姨太一看，原來其南是一副同子清一色，已等了三六九同的張，其南於是發言道，這張發財，所謂三番拚一番，勢所必打，怎說要我包，兩位口裏雖沒話說，心裏却不約

而回的很不情願，只喜得六姨太與金蓮迷花眼笑，六姨太道，我代你和了這副大牌，少停手工錢是要的，金蓮道，那是自然，贏來的錢一半均分，六姨太欣然坐着碰和，金蓮見窗外簷溜如注，從洋台門中不時吹送雨花來，一看大姐不在旁側，遂輕移細步走到洋台邊，伸手想去關門，一眼見馬路上立着一人，被雨打得濕淋淋，宛如一頭落湯雞，仔細一瞧，暗忖這男子剛纔肇了禍，還不去，此刻又像天打木頭人的立在那裏，一定是爲了我，哎喲，他癡情到了極點了，隨便什麼日子都可遇見我，何以偏揀這雨天，倒也可笑可憐，虧我請了六姨太代碰麻將，要是不然，豈非白白等了半日，當下金蓮着實替雨裏的黎介如肉疼，繼而一想，不如打發他去了罷，倘給雨淋出了病，倒是我金蓮的罪過，這時介如在下面也望見了金蓮，不由大喜，正在此際，勿睹一件東西，望準自己面門上拋來，欲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雨淋頭癡情戀少婦 風落帽作伐謝天公

話說黎介如立在大雨之中，渾身上下都濕透了，可是他精神不死，目不轉睛的望得洋台呆立了兩個鐘頭，方見金蓮過來關門，心房頓時跳躍，不防一件東西，直向面門拋來，急忙一閃，拍撻巾落地上，慌從泥水中拾起，解開一看却是一方雪白絲巾，內包十來個銅元

，在銅元中間，還夾着一張字條，上面係用鉛筆寫着寥寥幾個字道，

天落雨，你不要等，明晚五句鐘，我在永安購物，勿誤，

這一行似通非通的句子，在別人看了，並不為奇，但到了黎介如眼裏，彷彿得了一道綸音懿旨，如獲至寶一般，向那張字條，一連接了幾吻，仍包在絲巾之中，塞入袋內，與匆匆跳上汽車，回家換去溼衣，第二天，介如在賬房裏取了二百塊錢，剛想出外，被他的娘一眼瞧見，問道，你拿了錢，又要到什麼地方去了，介如眼睛一瞪道，干你甚事，我自然有地方去，他的娘道，你用得這樣浪費，要曉得你死鬼老頭子，是吃辛吃苦賺來的，介如冷笑道，他吃辛吃苦賺了，傳給了我，分明是我的福，即使我用去些，並不為過，把你把錢送給和尚，却值得的多哩，他的娘聽了這話，非常觸心，氣吼吼的說道，用錢用在佛菩薩面上，可以保佑我們合家老少平安，生意順當，有時做一場功德，放一臺焰口，也是超度你家祖宗，和你死鬼老頭子，怎說是送與和尚，我看你無端說這種話，將來要罰入十八層地獄的，介如見娘發怒，一想在店堂裏吵鬧，不成體統，便道，好了好了，望娘你日後到西天佛國，我就在地獄裏過一輩子罷，說着戴上呢帽，大踏步出了店，逕到大馬路來，一看錶上還只兩點半鐘，竊笑自己性急太甚，遂踱到北京路北平戲院，那天正映着一張富於肉感的外國影片，票櫃上擠着不少人在那裏買票，介如也擠了上去，購了一張樓券上樓

坐定，其時雖開映尚早，看客却似怒潮澎湃相仿，剎時間把一座戲院，擠得黑壓壓地了，而且大半是成雙作對的，坐在介如前面的也是一男一女，但年齡却相去頗遠，約略估量，女的已在五十開外，男的僅不過二十左右，若由普通眼光看來，一準認他倆娘同兒子，可是在這黑暗的海，決不能說他們是一對正當伴侶，因為上海獨多這一班老蟹，專門倒貼了年紀輕的小夥子，做他洩慾的工具，介如看到眼裏，就有幾分明白了，少待院中的音樂，已開始啟奏了，全場電燈也熄了，先映着最乏味的各公司廣告片子，接着方映那肉感影片。這時看客誰不注意銀幕上的動作，獨有介如却全神貫注，看那別面一對的舉動，雖黑暗之中，較諸光明的銀幕，毫不覺得減色，你曉怎樣一番動作，著者不免稍費一些筆墨，特把這段老蟹豔史，首先描寫出來，諒讀者也必以先睹為快，話休聒耳，且說這老蟹不是別個，乃是魏益堂的娘邵氏，他在娘家的時候，很是規矩，後來嫁到魏家，與他丈夫魏祖誠十分恩愛，生了一男一女，兒子取名益堂，女兒取名才寶，祖誠本在外國飯店充當細崽，為人精明非凡，所以手頭就逐漸寬裕了，他便在法界自設了一片酒店，專做一班爛水手生意，賬目均歸自己掌管，又是內家，店裏一無走漏，每年總得盈餘若干，祖誠豈有不飽暖思淫慾之理，暗中便結識了一個外遇，不知不覺竟染了一身楊梅瘡，幸經西醫治療，方始保全性命，然已成了廢物，你想這位邵氏尚在方興未艾之際，眼見丈夫不中用，當然要

尋野食吃了，初起祖誠看了着惱，吵一個家宅不安，嗣後自知失了効力，難以約束，只得眼開眼閉，由邵氏踰閑蕩檢，做那不端的勾當，有時實在忍不過，用話勸解邵氏，說兒女俱各長大成人，你也該收住了野心，教導教導他們才是，若照這樣胡鬧下去，給小輩看了，不學樣也要學樣，我們一家姓魏的，隨便到那裏去，恐都瞧不起了，邵氏不聽猶可，一聽祖誠的話，頓時提起了肝火，擊着桌子道，你這活現世，自己不長進，反來埋怨我，就是我在外面不好聽，我也說得出的，你拿兒子女兒恫嚇我，他們是我親身所養，教得好教得不好，是關於墳上風水，與我無涉，如果他們瞧不起我娘，背後說我壞話，我總是大人，可以告得忤逆，要你替我磨什麼心，你也曉得我的性格，冷粥冷飯吃得進，冷言冷語是受不進的，如今我再對你說一句，我的事少管，我不待虧你就是了，倘使照舊吵鬧鬧，我上起火來，和你脫離夫妻關係，索協去嫁個人，讓你活現世受苦，祖誠被他一頓臭教訓，非惟不敢反唇相讓，竟臊住了一張咀，一聲不響，邵氏道，你有話儘說，不必肚裏做功課，想些惡毒念頭，祖誠嘆口氣道，咳，我勸你未常不是好意，既你不肯聽，只當我放了一個極臭的屁，請你不要發怒，以後總不多咀，說着矮了一截，跪倒在地，邵氏見丈夫業已屈服於旗袍之下，倒弄得過意不去，用手攙起祖誠，和顏說道，你早這樣體恤我，我豈有不感你的恩情，就是我有貳心，決不拆散你的人家，祖誠心雖不願妻子出外姘人，但自

已缺少了一件工作器具，也無法足以挽回了，轉撮了笑臉，做出快活的樣子，以示滿意。自此以來，祖誠噤同寒蟬，不再發非法的議論，故此相安無事，流光如駒過隙，邵氏的閨人資格，也與年俱增，無如年華不再，風韻頓減，憑你勾搭工夫高強，已不復叫人憐愛了，於是他就使用倒貼手段，引誘這班青年子弟，一天邵氏正在梵王渡公園中游覽，玩了一週，累得兩腿乏了，即在樹蔭下鐵椅上坐着憩息，這時園裏游覽客往來如織，尤其是一對一對的情伴，提督兒在那草地上閑步，看得邵氏眼中○火，又妒又羨，不期斜刺裏跑過一位脣紅齒白的少年，打扮得也非常入時，衣服又新，真像小書上所說的傅粉郎君一般，邵氏愈看愈愛，恨不得抓住了他，並肩坐在一處談心，誰知那少年徜徉而過，連正眼也不會看一看邵氏，事有湊巧，忽然就地一陣狂風，吹得樹枝簌簌作響，那少年頭上的一頂龍鬚草帽，也吹落於地，闊落落一滾，正滾在邵氏的褲襠裏，邵氏一個冷不防備，倒着了一慌，急將兩隻半藍脚一夾，恰好那少年也趕到，見草帽夾住在邵氏腳上，一張小白臉上，隱隱泛出紅來，看他不好意思來拾；當下邵氏却喜之不盡，忙替他拾起草帽，說道，這陣風真大的厲害，眼睛也睜不開，你的草帽吹過來，我還是什麼東西，我一嚇，就用腳夾住了的，草帽是沒有壞，因經過了女人的下身，不能夠戴在頭上了，這是我的不好，應當賠償你一頂新的，那少年道，這如何可以叫你賠，邵氏笑道，不賠你我心中不安，那少年道

，仍是好好一頂帽子，儘可頭上戴得，快還了我罷，邵氏不依道，你們男子頭上有三味真火光的，怎麼能戴，若要我還了你，豈非上下都不分，倒了你的霉，那少年道，現在百樣改良了分甚上下，不像從前的人，清奇古怪，把女人看得醜陋而不值錢，其實自己的身體，還是從這個傢伙裏爬出來的，偏十二分裝作着忌諱，真叫人嘔煞，邵氏聽他如此發揮，知道他無所顧忌的，想把草帽還他，恐他掉轉身就走，當面失了機會，遂道，你請坐了，我對你說，那少年初尙忸怩不肯坐，被邵氏一番死拉活扯，不由的坐了下來，邵氏道，帽子已給塵土弄垢了，少停我們出園，買還你便了，但你不必推却，這是我的一片心，那少年見邵氏這般說法，很誠懇着說道，這帽子能值多少，不庸提了，邵氏遂趁勢問了少年的姓名，方知喚做蕭凱，今年十九歲，在洋行裏做寫字的，還沒有娶過妻室，邵氏更自歡喜，當晚就同蕭凱開了旅館，實行愛情試驗，蕭凱笑謂邵氏道，你我二人的結合，倒要感謝這一陣風，做我們引線穿針的月老，邵氏道，還須謝謝我一夾的功勞呢，自此邵氏日與蕭凱盤桓一處，樂而忘返，這日蕭凱說起北平影戲院開映肉感影片，邵氏素來愛觀電影，尤愛看這種熱情片，遂雙雙到北京影戲院，坐的是樓廳，正在黎介如座位前一排，那黑暗中一幕活劇，竟給介如看個碧波生情，欲知看活劇的詳細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定鑽戒潛赴寄娘家 索銀錢甘違親母命

話說這時影戲院中全場黑暗，大衆看客無不寃神息氣，看那銀幕上的動作，獨有黎介如兩隻眼睛，叮住了前排邵氏和蕭凱的一舉一動，只見邵氏的香腮，漸漸緊貼着蕭凱的肩頭，強着蕭凱解釋戲中情節，以及扮演的人名，蕭凱的英文雖很來得，却並不是學堂裏讀出的，是在洋人口裏聽熟的，所以說起來十分流利，要他讀一句解釋一句，這可就够不上了。幸而邵氏對於中西文字，宛如閉着眼睛，割誓都不認識，可以由他亂頭野語，講到那裏是那裏，只要不離乎劇情，邵氏決不反駁的，當下影片一本緊湊一本，有一幕女主角罵着男主角，你真個色鬼，男主角笑了一笑，就緊緊抱住了她接吻，邵氏看到此處，未免春心蕩漾，忘其所以，將一條糙米色的玉臂，湊緊了蕭凱的瘦長脖子，吻着面皮道，你瞧他們這樣的戀愛，怕一戲院的男女，誰也追隨不上罷，蕭凱回過臉來，恰好口對口兒，趁勢與邵氏親了一個咀巴，邵氏閃身啐道，色鬼，大庭廣衆，不怕難爲情嗎，蕭凱道，我真要你罵我色鬼，這一來，便効學成影中的男女主角了，說着不住的將一隻手，伸到邵氏胸前撫摸，邵氏非但不禁止他所爲，而且絕對的歡迎，蕭凱這時說不出的窩心，漸把那條手從腰間插進，不防銀幕上映出暫停片刻，全場電燈霍地通亮，蕭凱急欲拔出手來，那知邵氏的腰

帶緊不過，插入容易，拔出極感困難，只漲得滿臉像拍熟肺一般，早把個黎介如看個笑不可仰，蕭凱一眼瞧見，更羞得無地自容，不管邵氏褲帶結實與否，用力拔出右手，再也不回頭看一看黎介如，無如介如慣喜惡作劇，有意把皮鞋腳在蕭凱座椅下輕々踏着，蕭凱只作不知，假裝着規矩模樣和邵氏看完影戲，雜在人叢中走了，黎介如又氣又惱，出了影戲院，走至大馬路永安公司，剛正五點鐘敲過，暗忖陳金蓮既有字條寫給我，諒來不會失信，或許他己先來，亦未可知，他一壁忖着，一壁信步到上上下下找尋金蓮芳蹤，經過珠寶部，金蓮正坐在那裏選取鑽石，介如連忙跑過去，打一個招呼，問道，這鑽石能合意嗎，金蓮笑盈盈的答道，這裏的貨色還勻，淨我想選購十粒，用白金鑲一對鈕扣，是最入時的，介如又問道，要多少錢一粒，金蓮道，只有十塊錢一粒，連白金鑲好，也不過一百多塊錢，東西又美觀，價也不貴，介如道，你揀選好了沒有，金蓮道，快揀好了，這是性急不來的，請你隨意坐一下，介如道，我已坐得久了，我幫同你揀選如何，說着走近金蓮身旁，候金蓮揀那鑽石，半晌方始選就，介如不等金蓮摸錢，趕緊摸出一疊拾元鈔票，數了十張給櫃員，櫃員點了一點不錯，將鈔票收了交與賬房內，然後將發票交與金蓮，金蓮道，這鑽石我要鑲一對鈕扣，白金與鑲工要多少，櫃員簡單估了一估道，大約二十餘元，至於一定價錢，等鑲好了照算，金蓮道，只要你鑲得靈巧，價錢我是不論，幾天可以鑲好，櫃

員道，至少一個禮拜，金蓮又叮囑橫員道，鑲好之後，須我本人自己來取，橫員答應，金蓮這纔嬌娜娉婷離了珠寶部，介如跟定在後，低聲問道，你東西可曾買好，我意欲同你談談衷曲，金蓮道，這裏到處是人，也找不出一個談話所在，好在你我日後總有相會，何必急急呢，介如道，妹妹你說得真好瀟灑，我自從見了妹妹芳顏，朝思夢想，差不多一天十二個鐘頭，常掛在心，今天若輕輕放妹妹回府，豈不又叫我多受一夜難受，金蓮啞了一口道，我是不能在外耽擱的，只好對不起你了，介如聽說，認道這話是真的，不禁大失所望，然心終不死，婉言哀懇道，聽你妹妹這般說法，我竟白白浸了一身雨，務望妹妹可憐我才好，金蓮道，看你人物很漂亮，想不到你的脾氣活像牛皮糖，歪斯纏繞，但你要我甚麼地方去，我向來不去的，一則露了人眼，報紙上又要蜚蜚揚揚，登個長篇累牘，二則給自家人看見，回去告訴老爺，那末我一向有咀在老爺跟前說別人的，豈非反叫別人恥笑我，如今既是你要和我談談，這樣罷，你跟我到諸家橋我的寄娘家裏坐一回可好，介如一聽，金蓮要到寄娘家裏去，明知就是到寶記，非但可以談心，而且還可權作赴陽之台，只快活得遍體酸麻，手舞足蹈的說道，那是最好沒有了，要去此刻就走，金蓮見他如此情極，瞞了他一眼，一同步出永安，雇車來到諸家橋寶記，金蓮先去見了阿寶姐，阿寶姐只要有錢，萬事都可使得，況且金蓮時常來的，當下金蓮引了黎介如走進房內，介如見房裏陳設的

器具，全是紫檀紅木，那一張床尤其考究，帳內俱裝着大玻璃鏡，睡到床上，宛如進了水晶宮一般，介如看到其間，不禁心旌搖曳，却不敢遽爾和金蓮調情，恐金蓮瞧他不起，遂故意扮着老成模樣，美媽端上茶來，又叫應了一聲金蓮道，小姐用茶，金蓮道，你放在桌上便了，我們有事自會喚你，老媽口稱曉得，轉身出外，隨手帶上房門，金蓮道，我被你胡纏了半天，竟連你姓名都沒請教過，介如道，我叫黎介如，就住在你家玲瓏軒隔壁，金蓮道，你倒是我家的鄉隣呢，如今你有話快說，我還要回去吃飯，介如道，吃饅何必轉去，就在此間叫來吃，金蓮道，這却不行，老爺非要我陪他吃不可，介如笑道，妹妹既引到我這裏，已如我之願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，金蓮斜睇星眼道，你沒有話說，我就走了，說完提起高跟皮鞋，咕咯咕咯走到房門邊，介如趕忙過去，雙手把金蓮抱住道，妹妹，你這樣性急做甚，金蓮道，人來了，這等動手動脚是不像樣的，請你快快放手，介如怎肯依他，輕輕抱到床上，那一番床第間的瑣事，恕作者不形諸筆墨了，少待金蓮將青絲理了一理，黎介如就拿出十塊錢，以作房間使用金，金蓮在臨走當兒，叮囑介如道，以後你不必來瞧我，一有機會，我自來瞧你，介如快活非凡，相將出了寶記，金蓮匆匆回去，從這日起金蓮一心一意想脫離鄧姓，改嫁黎介如，介如亦熱血糊了心，非把金蓮討到家裏，死不了這條念頭，不時同他的娘說，他的娘很不為然，責備他道，你真活得空長白大，上海女子要

多少，其中縹緲的，不妨抓一把揀揀，況且我家眼前開着一月小店，何愁人家不肯配親給你，這種深閨內閣的小姐，你偏不要，反要討這積勒雜貨進門，給人家知道了，必然背後談論，而且還要笑我做娘的不是，介如冷笑道，她說我空長白大，然則娘的年紀也未必活在身上，他的娘聽他出言挺撞，怒道，小畜生，眼裏尊長都沒有了，難道我做娘活了四十掛零年紀，還是個老不懂嗎，介如道，要是你懂得做人道理，極當早替兒子圓房，不該鎮日鑽在和尙淘裏吃素念經，與長壽庵石諦和尙鬼混，他的娘發憤道，三世修在佛身邊，同和尙去睡覺，是不容易的，即使我娘奸了和尙，也是我一生修來的，憑你本頭高強，總是我肚裏袋出來的，不見得好來管我，介如道，我既不能管你，你也不必管我，大家幹大家的，免得常常費口舌，他的娘道，娘不管兒子叫誰管，你不說這一聲，我倒忍耐過了，如今你說不用我管，我偏要管管你，看你有什麼本頭和我娘鬥，介如道，我並沒有其他本頭，惟有把我的戀人娶來做妻室，他的娘見他倔強得如是，知己無法教化了，只得退一步道，好好好，說話你比我兇，你去討驢貨也能，討野雞也能，都與我風馬牛不相干，不過我有言在先，你討儘自去討，但不許進門，須看她嫁了你，果然改邪歸正，像做媳婦的樣子，纔許她名正言順，算我們黎家的人，介如聽娘言中已有允意，雖則有不進門的條件，却有了這一句話，就可在眼內提用一二千元，預備娶了金蓮，另組小家庭之用，遂道，只要

你娘肯拿錢出來讓我娶，進門不進門，却不成問題的，他的娘道，這件事攪算講明了，你自去幹罷，可是後天你家老子三週年，我已在長壽庵定了十三名和尚，做一日功德，不准你到別處去的，如果你違拗了我，方纔答應下你的錢，就不算數，介如只得看錢的面上，敬遵母命，便搖搖擺擺出了店門，逕奔王世章家中來商量一切，不知黎介如曾否娶得陳金蓮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小王設計祕授黎生 姨太藏奸遮瞞鄧老

話說黎介如趕到王世章家裏，正值美鴻樓老七同了馬屁老六，勸逼王世章，書寫脫離字據，當時王世章，猶想言歸於好，無如美鴻樓老七斬釘鐵，滴水也潑不進，介如看他態度堅決，做好做歹勸世章寫了，打發他們去說，世章不由的唉聲嘆氣起來，介如道，你不用心裏難過，這班做生意的女人，究竟水性楊花的多，他如今和你脫離，他必定另外結合了好戶頭，即使你不允他脫離關係，也要將你冷待到底，你不妨慢慢打聽老七的新戶頭是誰，一俟打聽明白，再行設法出這一口氣，世章聽了介如一番勸慰，心頭便自在了一些，反問黎介如道，你的冤錢，化在誰的身上，我可以預聞嗎，介如道，我到你府上，正爲了這件事，想請你參贊，說着遂將自己與陳金蓮一番經過情形，一字不遺的講了個詳細，世

章道，包管如你之願，介如喜得跳躍道，請教有何妙計，世章道，這是很容易的事，不必用甚計較，只要陳金蓮願意跟你，其餘一切，都不費吹灰之力了，介如道，我皆爲她死心場地的要嫁我，纔和我的母親大起交涉，不知費掉多少九牛二虎的力量，始把我母親的性子挽回過來，允許我二千塊錢，與金蓮在外另組家庭，總算在我自身方面，已無別項問題發生了，倒是金蓮那邊，鄧老頭子又十分寵愛他，那肯容他下堂求去呢，世章笑道，你真聰明一世，笨可到了極點了，既金蓮誠心嫁你，不要說鄧老頭子十分愛他，就是一百分愛他，他也是要跟着你跑的，介如道，這個我很明白，不過我在這裏想，如何使金蓮脫離鄧老頭子的束縛，世章道，不消慮得，你把耳朵湊過來，我傳給你一條錦囊，但將來事成之後，拿什麼謝我，介如道，用了你的錦囊，苟能遂我心願，日後生下結晶品，定當多送幾個紅蛋你吃，世章笑道，這項謝意，恐今生享受不到了，介如道，難道我娶了金蓮，連一個小孩子都生產不出嗎，世章道，並不是挖苦你，怕我沒有吃你紅蛋的口福，這時王世章雖是一句戲言，詎知卽成讖語，及至介如與金蓮結婚，他已犯了假冒軍官的罪，監禁獄中，備受鐵窗風味了，此是未來先說，後文再提，當下介如把耳朵湊近世章嘴邊道，慢講謝意，請你傳授我錦囊罷，世章便促落促落說了幾句，介如連連鼓掌道，妙計妙計，看你不出倒比諸葛亮還勝着二分，叫我佩服之至，此刻我就要依計而行，你有興一同走走嗎

，世章搖首道，恕我不克奉陪，我還約着一位朋友，你自去幹罷，介如祇得別了世章出外，匆匆到店，剛抵門首，只見陳老三背着手立在那裏，探頭張望，像似等人的模樣，他一眼見了黎介如，彷彿天上掉落一件寶貝來，踱步上前道，黎先生，我已候了好久了，快請到小店裏一坐，有言奉告，不曉黎先生可肯屈駕嗎，介如忙叫應道，老伯，傳喚小姪，理當到寶號領教，暫請老伯先回，小姪少停即到，陳老三聽了，笑吟吟迎着走過去了，介如暗忖陳老三素與自己並不交談，他特地來找到我，其中必有緣故，繼而一想，莫非金蓮叫他老子來邀我不成，他轉到這條念頭上，頓時興致淋漓，奔到臥室，更換了一套剃刀口裏的西服，又很命把皮球香水，全身噴了個遍，還恐怕不香，再在一方印度度絲巾上，滴了幾滴香水精，修飾停當，這纔高視闊步的走到玲瓏軒來，陳老三慌的立起身迎接道，黎先生請樓上坐罷，這裏店堂中太骯髒，怕污了黎先生衣服，黎好如道，我就在下面坐罷，這衣服左右是舊的，污了也不妨，陳老三笑道，黎先生不用謙虛，你到了樓上自然明白，說着攢眉做眼，演出許多鬼臉，介如本是聰明人，早猜知方纔料的不錯，喜得心上蓮花開放，登登登跳上樓去，那曉一時忘形，走至半扶梯，一脚踏空，跌了個狗吃屎，幸虧手快拉住欄杆，不曾嘗着木鐸刀的滋味，陳老三在樓下聽得響聲，搶步過來問道，黎先生走好，這條梯子直得很，當心防跌，其時介如上梯頂，回身道，果真不好走，險些連門牙都磕掉，

正說着只聽金蓮在後面道，你頭一遭來，應當磕一個頭認認路，介如聽金蓮調侃，他頓將一張雪花膏塗滿了的臉，透出一朵朵紅雲，咀裏却答道，我早知道妹妹在此，別說磕一個頭，就叫我像朝山進香般，一步一磕，我也情愿，金蓮啞道，我又不是觀世音菩薩，要你這樣誠心，介如笑道，妹妹勝如畫裏觀音，我安得不誠心呢，一邊說，一邊和金蓮攜手進房，金蓮的娘流水般的端茶送煙，介如坐定道，我今天正要找你，不期妹妹先來找我，大概你我這場姻緣，自有天助，要不然，叫我那裏去找妹妹，金蓮挨近介如道，找我則甚，介如道，承你妹妹愛我，也不曉我怎生修來的，但我心裏總不知足，非要同你做了夫妻，方肯心死，金蓮道，我也在這裏想，勸你不必性急，慢慢的設法，終有一日如願，介如道，話雖如此，可是我一刻都等不及，金蓮道，我何常不這個樣子，無如鄧老四子管得十分嚴緊，輕易不許走開一步來，今天我推說娘有病，纔許我走開半天，金蓮的娘在旁邊笑道，你們做鬼戲，累我好端端的害起病來，介如道，這可對不起伯母了，以後我做了你老人家的女婿，重重的補償你罷，這一句話，轉說得金蓮的娘格格地笑道，黎先生，不曉得我沒有有福氣，有你這般孝順女婿，金蓮道，娘，你少說幾聲罷，別羞殺我了，介如道，目下男女自由，要嫁誰就嫁誰，所以廉恥二字，第一要打破，我爲了你妹妹，已同我一位至交朋友，商量出一條主意，這條主意能够依着幹，竟有三分可以拿穩，不識你妹妹

能依着幹嗎，金蓮道，只要萬穩萬當，於我沒有危險，我準定照你去幹，介如問道，真的嗎，金蓮道，自然真的，介如大喜，在金蓮耳畔，就把小王教他的一番主意，說了個清清楚楚，金蓮聽罷，也笑逐顏開道，我此番依了你，鄧老頭子勢必登報出賞格，那我不是你身上，添一個逃妾的壞名氣，介如道，這却有屈你了，但除掉這條路，試想侯門如海，萬年萬世，妹妹休想脫身而走，你我的夫妻願望，今生也難實現了，金蓮道，讓我回去，見機行事，倘然天助我走了，我用電話喊你來，介如見金蓮業已允諾，快活得如醉如癡，只礙着他的娘在旁邊，不克動手動腳，大家謔笑了一回，天色將晚，介如定要叫金蓮用了晚膳回去，金蓮執意不肯，臨行，介如一再囑其細心，切不可露了破綻誤事，金蓮說聲曉得，坐着車子去了，介如也別了陳老三夫婦返店，靜候好消息，仍說金蓮回轉公館，走進房裏，只見鄧其南靠在沙發椅內，板起了臉，似乎纔發過火的神氣，忙走上一步道，老爺，爲什麼心裏不痛快，其南道，不用你來問了，你出去了半天，也玩得够了，說時聲色俱厲，嚇得金蓮別突一跳，假意只作不知，轉問房中老媽道，倒底老爺爲了甚麼發火，你快來告訴我，好替老爺消氣，老媽道，這是三姨太太的不是，把氣給老爺受，金蓮道，平日老爺待他不薄，不想多拍拍老爺馬屁，反給老爺氣受，真不能算她是人了，老媽道，剛纔來了一個三姨太太自家人，年紀很輕，打扮很漂亮，和三姨太太姊弟稱呼，親暱得異

乎尋常，坐在房間裏有說有笑，三姨太太不時把老媽遣開買長買短，同他兄弟鬼混，我日後就有些疑心他們不像是姊弟，却不敢亂說，不曉怎樣給老爺曉得了，趕到三姨太太房內，三姨太太正坐在他兄弟身上，臉假臉的談心，竟不會留心老爺進去，及至覺察，老爺已跨得進房，那假兄弟，一掌手推開了三姨太太，想奪門逃走，怎奈老爺當門立着，他可發了極了，究竟三姨太太利害，對他嘴巴一歪，似乎說道，不要怕，放着膽走就是了，他兄弟雙手用力，將老爺死命一推，你想老爺上了年紀，腳勁是沒有的了，便從門檻裡，直跌到門檻外面，幸虧跌在樓板上，倘然跌在別的地方，老爺的性命都要丟了，後來老爺經人扶起，進房想盤問三姨太太，倒被三姨太太一陣搶白，只氣得老爺頓口結舌，一句話都說不出，要知三姨太太如何搶白鄧其甫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存心出走同赴劇場 捲物私逃秘藏旅館

話說金蓮聽娘姨說到老爺被三姨太太搶白，故意罵道：這種猛門女人，天下少有，自家幹錯了事不知醜，反潑到如此地步，換我做了老爺，今天一定同他不甘休，我且問你，三姨太太怎樣的得罪老爺，老媽道，我們扶起了老爺，老爺像老黃牛喘氣般，指了三姨太太罵，三姨太太不但不服，開口聲音比老爺響，一副無賴腔調，挺撞道，小夥子是我的兄弟

，他是難得來的，不要說我坐坐他膝蓋頭上，就是一張床睡，人家也不能說甚壞話，說完一頭就撞到老爺身上來，幸虧我們都在旁邊，將老爺擋出房門，總算不曾撞着，三姨太太攪了一個空，倒在地下，亂哭亂滾，真可惜呀，一件灑花緞子夾襖，滾得盡是醜態，那末我們一看鬧得不開交，就勸老爺到這裏來歇歇，以爲你太太即刻回來的，不曉等了你老大一會，太太你趕快勸勸老爺，氣壞了擔當不起，金蓮聽他講畢，姍姍走近椅旁，用手撫着其南胸口道，老爺快不要動氣，觸了肝火，是又要發老毛病的，三姊是小孩脾氣，他一回見就得拍你老爺馬屁的，即使他真個犯了不正經的事，憑我們幾個姊妹，苦勸他及早回頭，斷了這條妄念，其南冷笑道，你們都是一路裏貨色，誰也勸不好誰，金蓮道，哎喲老爺，你一洗帚甩殺十八婆蟑螂了，別人我不說，單說我自家，雖則出身低微，自從了你老爺之後，一向安分守己，再也不做這種歪歪扯扯的事了，所以好誇口說一聲，拳頭上立得人，臂膊上能跑馬，其南說，你錯會了我的意了，我說你們一路，因爲你們女人總幫着女人，譬如你有了過處，他一定在我跟前掩飾，只消瞞過了我這開眼睛子，甚麼都可以做，金蓮挨近嬌軀，屁股坐在沙發椅的把手上，緊緊問道，難道我也有甚麼不應不尬的事，落在你老爺眼裏，既然你老爺說我不好，我左右是不好的了，說時眼眶中含着一包淚，其南看他像要哭出來了，遂道，我不會責備你，要你夾在當中多心則甚，金蓮更加做作，迸

出幾滴淚來，滴在其南的胸襟前間，口中咕嚕道，你對付我這般兇相，怎不教人難過，其南道，好了好了，算我錯埋怨了你一邊說，一邊掏出一方手帕，代金蓮拭淚，却國頭吩咐老媽道，時候不早了，你們叫廚房裏開飯，老爺要同七姨太看戲去，老媽一聲答應，七手八腳端整舒齊，三姨太太因為淘了氣，已經睡了，少待飯罷，鄧其南到太太房內更衣去了，金蓮趁此機會，進房將值錢的珠寶飾物，一古腦兒揣在懷內，預備說走就走，剛巧藏好，其南已揮了一根司的克，蹣跚着走來，問道，你預備好了沒有，金蓮答道，我是隨身可去以得，若再打扮了，愈加叫你老爺看輕了，其南道，好張利嘴，我是說過就忘懷了，去罷，汽車已等在門外了，金蓮這纔跟了其南，出了公館，坐上自備汽車，騰雲般直達大舞台門口停下，只見看客比往日擁擠，原來這一夜初次啟演二十八宿打金磚，是名伶小達子的重頭戲，倘然再遲一步，準拉鐵門掛客滿牌了，這時案目仁生早已瞧見來是鄧公館汽車，在人叢中搶步過來，將車門開了，叫了一聲鄧老爺，其南跨下車道，樓上有空坐位嗎，仁生撮着笑臉道，湊巧花樓上還有兩個座位，好像是我預先替老爺留的，其南喜甚，偕了金蓮拾級登樓，仁生引他們進花樓坐下，又把夾在腋下的戲單，取了兩張，鋪在其南金蓮面前，又扯了兩張戲票，這纔退去，少時仁生又送上一籃水果瓜子，茶房也流水般泡上一壺香茗來，其南略略看了看戲單，於是打足精神觀劇，至於金蓮的心坎裏，像十七八個吊

桶，忽起忽落，打算脫身之計，誰還有閒心情看那台上的戲文，他強自挨了一回，差不多已十點鐘的光景，他低聲對其南道，我去去就來，其南以爲她小解去，毫無半點疑慮，仍全神貫注的聽那皇離了龍書案的一大段重要唱工，還不住的把三個指等兒，在面前的狹板上，拍着板眼，金蓮離了花樓，到底有些心慌，三腳兩步走出戲館，跳上洋車，心中盤算，大旅館決不能去耽擱，只可揀冷僻角裏的小旅館，暫時歇一歇腳再說，當下就叫車夫拉到北浙江路中南旅館，這是金蓮的算計，防事情弄僵，上海不能存身，火車站就在左近，馬上可以動身避風的，他一路轉念，早已拉到中南旅館門首，他進內開了一間中等房間，茶房見他是個單身女子，十分猜疑，金蓮究竟有閱歷，將計就計，喚住茶房道，你可會寫字嗎，茶房笑着道，說我會寫，却寫不出許多，說我不會寫，倒還可勉強寫幾個字，金蓮聽他說得滑稽，也笑道，只要你能够寫幾個字就好了，你去拿筆硯來，茶房領了這個差使，彷彿麥柴當令箭，真積溜不過，取了一個破缺硯台，一枝毛刷般的筆，疊疊印有牌號的信箋，重行走進房間，靠桌坐下，倒了一些茶脚在硯上，磨濃了墨，方始問道，請你吩咐，我照你寫就是了，金蓮將門關上了，說道，你信上只要寫我現在中南旅館，速來一談勿悞，黎介如先生台鑒，下面署一個蓮花的蓮字，他看了自然知道，即刻就來，茶房一一照寫，金蓮摸出一塊錢，給與茶房道，這是給你做車錢的，速將這張條子送到霞飛路泰生西

服店，如果黎先生就來，我再另外賞你，茶房歡天喜地，接了錢送信去了，作者暫且把他們按一按，且說鄧其南正看得十分興會，也不暇顧及金蓮，及至戲將完畢，仍不見金蓮進花樓來，私忖莫非他剛纔去小解，肚子痛先行回去不成，繼而一想，即使他先行回去，應當對我說一聲才是，其南想到這裏，惱起來了，不等戲完，立即過返公館，一問七姨太太不會回來，其南頓時疑心金蓮逃走的一層上了，便到金蓮房中仔細一查，別的一件不缺，單這一隻首飾小鐵箱，却已空空如也了，其南只氣得全身發抖，蹬足罵道：沒廉恥的東西，倒底不受人抬舉，當下大二四五六五位姨太太，會同了都來勸解，其南如何聽得下這口氣，發狂似的撒了一千姨太太，來到外面，親自搖了一個電話，想請自己的法律顧問單仲昆大律師來，商義報告捕房，非要把陳金蓮尋獲，難消此氣，那曉電話打過去，單律師不在宅內，因有要事往蘇，至早須後天方能返滬，其南聽說，更加火上添油，將手中聽筒一擲，欲想在各大報上，登一招尋逃妾賞格的廣告，可是夜已過午，各報都已上機，就是廣告送進去，也不及登出了，只得派了幾名僕人，四面去訪尋七姨太太的蹤跡，其南在他們臨走之前，吩咐道：你們要尋得仔細，如果找不到七姨太太，捲了鋪蓋來見我，大眾僕人怎敢違拗半個不字，可憐他們各處去亂撞，足足奔波了一夜，七姨太太芳蹤杳然，沒法兒硬着頭皮來回復其南，其南把他們每人一頓臭罵，聊洩胸頭之氣，虧太太百般諫勸說道，

老爺這樣的寵愛他，他不想棄邪歸正，依舊如是作賤，他必定天生着一根賤骨頭，沒福消受你老爺抬舉，設或他守了本分，他的壽緣就不長了，還有一說，你老爺就是尋了回來，他未必肯從此洗心革面，做一個好人家的女人，況且老爺已有了六個姨奶奶，儘够你老爺受用，本來這個陳金蓮，不該娶進門了，如今他既捲逃而去，是最好沒有，一則省了老爺精神，二則免了衆姨太的嫉妬，所以我勸你老爺，從今丟開這條心，切勿大張曉諭，反而弄得家醜外揚，壞了老爺自家的名聲，其南初還不聽，經太太一再苦勸，方憤然說道，如此說來，倒便宜了這個賤貨了，故此這件事不曾張揚，報紙上也就沒有記載出來，再說那茶房得了這好的美差，欣然來到霞飛路，將這字條送進秦生，恰值黎介如爲了後天亡父三周年的事，正在店裡，回他的娘閑談，一接那張字條，快活得骨頭刺了四兩，隨手摸了，謝了便走，黎介如立起身來也想走，他的娘喝住道，我還有句話，不曾同你講，你要緊去做甚，想又是那隻狐狸精喊你，介如心掛金蓮，怎肯再坐着同娘講話，只作沒有聽見，大踏步逕自去了，欲知介如見了金蓮，又演出什麼奇事來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意懸懸就驚吊玉蟹 情脈脈却暑剖冰瓜

話說黎介如得了茶房信息，丟了一切正事，趕到中南旅館，與金蓮會面之後，方知金蓮

業已捲逃而出，遂了心願，緊緊握住金蓮猶豫道，我想今生同你聚在一處，是萬無希望了，想不到天從人意，還有這一日，金蓮笑道，現在我冒了這場險，才得如了你的願，不曉你這害人精的心腸，將來能够永遠不變嗎，我所以別的都不耽憂，就爲這一看很覺擔心，介如連忙說道，放心，放心，放一千二百個心，我小黎人雖滑頭滑腦，對女人愛情，却非常專一，尤其是妹妹面上，完全一片真情，若然有一些虛僞，哄騙你妹妹，我小黎決沒有好收成結果，金蓮道，那是最好沒有了，你還要牢記着跟你，並非沒有吃沒有穿沒有用，實在看中你一個人，樣樣對我心，情願拋掉了舒服日子，和你做柴米夫妻，介如道，我已同你說過了，至當謹記在心，只可惜我這一顆心不能剝出來，要是能剝，我早叫幾個刻字匠，把你一番恩情，一行一行的刻在心上，金蓮笑道，又要說謊話了，爲今之計，我出來便出來了，雖則鄧老頭子最出事的，但不可不慮他報捕房追究，設或追究起來，我平日拍了照片又多，莫說我一個金蓮，就是加上十倍，也難漏網，介如聽說，不禁呆住了口，停了半晌，始道，妹妹慮得長是，這倒底確要防備的，不過我可想不出辦法，金蓮道，辦法却有現成在這裏，只有苦我一個人，藏頭藏腳，關在家內，那怕偵探利害，不見我面是捉不着的，介如道，怎好叫妹妹受苦，使我更加不安了，況且妹妹你是舒服慣的人，平空守在屋裏，一步不到馬路上，豈不要磨出病來，金蓮道，別用與我假惺惺了，你趕緊去

賃一間廂房，搬進去住了再說，介如稱好，彼此又商酌了一回日後的事，始各解衣安寢，一宵無言，次日睡到晌午時分，方纔起身，命茶房就在左近廣東館子裏，喚了兩棹大菜，介如吃罷，金蓮叮囑道，你先到鄧公館打聽動靜，是否報過捕房，若今天還不會報，那就胆大寬心，不生問題了，打聽之後，再去尋房，金蓮說一句，介如答應一句，掩上了房門，走到外面，心裏一路盤算，此番去打聽，倒是一個難題目，況且自己又不熟悉怎好貿然前往，設或冒冒失失到鄧公館打聽，匪特打聽不到詳細，反而啟人疑竇，豈不送上門一個嫌疑犯，想到其間，不覺左右爲難，如果不去打聽罷，金蓮勢必將我責備，言而責備還在其次，惱將起來，和我斷絕交情，把所有帶出來的金飾，教人家去享受，那我不是成了個冤桶，於是他便在站口上跳登電車，一彈指頃，已經到了南京路，走下車子，纔走不了多幾步路，迎面來了一男一女，男的穿着最人時的西裝，女的也穿得十分歐化，定神一瞧，男的不是別個，正是方仲賢，忙問道，仲賢，到那裏去，這位是誰，仲賢笑道，這位是馮滌芬女士，我陪他到先施公司，辦些動用器具，書中交代，原來方仲賢已與馮滌芬訂了婚了，因爲作者一枝筆，寫了一邊，便照顧不到這邊，此刻不妨置單的敘一敘，使讀者多讀一頁方馮訂婚趣史，且說仲賢自與滌芬看了一次賽狗之後，彼此無形中種下情苗，仲賢不常借着望姑母爲名，與滌芬表妹會晤，愛情就一日增加一日，夜間有時雖耽擱在美鴻樓老

七的小房子裏，熱度並不因了老七而減，本來老七一心一意想嫁給仲賢，時刻在仲賢面前提起，而且做小也情願，初起仲賢也很有這番意思，無如同娘一商量，非慍不允，竟大大的訓斥了一頓，並禁止仲賢再與老七要好，以杜後患，仲賢沒法，只得向老七宛言道，在我的意思，很想討你進宅，無奈家母狃着禮教，鑒你是個風塵中人，堅執不許我把你娶回去，這也是他們年紀大的人，見識不開通罷了，在你呢，進了我宅，可以稱得名正言順，而今有我老太太的一重阻力，一時目的，恐難達到，我想我們暫時照舊候機會再幹罷，美鴻樓老七道，既老太太不許，我也不能強你，設或我硬做主張，反使你和你家老太太生了意見，那就是我的不是了，總而言之，千句拚作一句，大家抱定宗旨，始終不改，仲賢道，我涉足花叢以來，差不多數稔，論資格要算深了，與我有過瓜葛的，不勝其數，而其中好幾個待嫁我，可是到頭來，他們一個個又從別人去了，所以我常講女人的愛情，是最不堅固，最無常性，老七不服道，這是錯在於你，不能怪他們的假，使他在蓄意要嫁你的時候，你就一口應承娶回去，象你這般人物，一經嫁給你，還不死心塌地跟你到老，他們見你不慍不尬，你想女人的風頭只有幾年，若爲了你就攔，豈非自誤終身，那末自然要嫁別人去了啊，說甚我情不堅固，沒長性，世界上只有負心漢，女人是癡心的多，就是我此番想進你的宅，也離不掉一個癡字，仲賢道，這不是我委屈你，完全要怪我家老太太的，

好在住在你小房子裏的日子多，做夫妻也不過如此，橫豎年紀還輕，不妨再等一二年，只要你顆心能够堅持，決計可以達到美滿的目的，老七道，你的話算數嗎，我就等你兩年，仲賢笑了一笑，別了老七，來到馮家。滌芬因暑假歇在家裏，見仲賢到來，萬分歡喜，放下手中的小說，招呼道，表哥，你來得正好，我放了假，坐在家裏，正嫌寂寞，反不如每天到校，和一般同學研究研究文字，空來練習練習體育，倒覺得比較任何什麼快活，如今一個人想出去罷，娘又不許，說我年齡大了，東走西走是不雅的，最好你表哥，時常來談談，一來解我寂寞，二來有你表哥伴我出去走走，娘就可以依我了，方仲賢道，妹妹何不早打電話與我，我若知道你煩悶，早四隻脚的跑來了，滌芬道，我已打過一次電話，誰知搖了半個鐘頭，終接不通，我心裏憤極了，從此沒有打過，仲賢笑道，妹妹你這個性子，可使得太大了，況電話終有通的時候，當時接不通，不妨遲一二十分鐘再打，若是爲了這一點，動惱不打，和因噎廢食差不多了，說着滌芬也笑將出來，仲賢等他笑停了，問道，姑母在那裏，滌芬道，娘今天稍有些不自在，他睡在房內藤椅上，我陪着你去瞧他，仲賢道好，於是一前一後進房，仲賢忙放出規矩面孔，恭而敬之的叫了聲姑母，方氏劈頭就責道，這幾天你在什麼地方勾當，竟連我姑母都不來探望一遭，難道我姑母有簡慢之處嗎，仲賢一團高興想不到碰了一鼻子的灰，若依起自己的性格，怎肯受這責備，並且說不定

發脾氣就走，無如有滌芬在旁，不得不樂於承受，帶說帶陪笑道，實在侄兒放肆，請姑母千萬別動氣，這幾天實是沒有空閒，究竟忙些什麼，自己也不得而知，以後當天天到姑母這裏來請安；方氏聽他說得好聽，遂道，誰要你天天來請安，只要你不時來此走走，那就不來埋怨你了，滌芬道，不妨請哥住幾天在此，伴你熱鬧，仲賢便湊趣道，只要姑母和妹妹不嫌討厭，常住在此也好，況且家母得知我住在姑母府上，也很放心，滌芬道，你說話真的嗎？仲賢道，我怎敢哄騙姑母，滌芬大喜道，那末我就去打電話，方氏道，何用急急，少停去打不遲，我家嫂子是糯米菩薩，憑侄兒要長就長，要短就短，是最好白話的，即使不關照也無甚要緊，我這房間裏很熱，你同表哥到中間去坐罷，滌芬答應，花枝招展的引仲賢到中間坐下，雪琴早將電扇開好，仲賢把外褂脫了滌芬道，敢是你還怕熱嗎，雪琴你快去切一個冰西瓜來吃，少頃雪琴端上兩個半圓西瓜，而在每半個瓜上，支着一把銀匙，滌芬道，這是真正三林塘雪瓢瓜，上海不易購得的，因我們有家鄉的親眷，住居在這三林塘，始購得兩擔，故而我把他冰來吃，其味較諸平常吃法，更加鮮潔，表哥，你嘗過了，便知我言不謬，仲賢聽說是三林塘雪瓢瓜，僅聞其名，却不會嘗試過，忙用銀匙舀了一塊，送到口裏，果然質細味甜，不絕口的連聲讚好，欲知下文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下榻姑家歡聯一室 納涼小閣夜話雙星

話說方仲賢一邊吃瓜，一邊滿口稱讚，俄頃食畢，雪琴忙又送上一盆淨水，伺候仲賢滌芬揩拭了手面，二人重復坐下，滌芬轉至自己臥室，取出一疊書本，擇出書中的疑義，向仲賢請教，幸虧仲賢曾在誠志學堂畢業的，國文着實有些根基，要是毫無實學，早給滌芬難倒了，不多一回，天已晚了，只見雪琴過來，說道，請少爺和小姐下樓用飯，滌芬道，晚飯何故開得這般早，雪琴道，這是太太吩咐的，因為方少爺歡喜吃酒特地早半點鐘開飯，滌芬這纔理會，忙收拾好書本，偕了仲賢下樓，步入大餐室內，讓仲賢坐了上首，自己下首作陪，仲賢一看，桌上擺着六隻碟子，一碟是生菜雞絲，一碟是拌蝦仁，一碟是南腿，一碟是天津松花，一碟是油燜筍，一碟是自製的蘭花豆，都是很精緻的，而且都很合仲賢胃口的，滌芬親手執壺篩了一玻璃竹葉青，說道，表哥請用酒，仲賢謙遜道，妹妹敬酒，令我不能當之至了，然則妹妹也該用一杯，助我酒興，滌芬搖頭道，我是一向不吃酒的，尤其是中國酒，飲一口怕就要醉了，仲賢不依道，我包你飲一杯不醉，不然，拿飯來吃，我也不高興飲酒了，滌芬道，表哥，怎麼你慣使牛皮勁，那末我飲啤酒陪你可好，仲賢欣然道，妹妹能飲啤酒，真有興煞人咧，說着舉起玻璃杯，喝了個乾杯道，滌芬即命雪

琴到冰箱裏，取了一瓶啤酒過來，開了瓶蓋，也傾了一大杯，慢慢的陪着仲賢飲酒，仲賢是杯杯盡，盞盞空，真有謂酒落歡腸，愈喝愈有勁了，滌芬祇勉強盡了一杯，早已紅上桃腮，酒意濃濃了，仲賢見滌芬不勝酒力，也就停杯不飲，滌芬向雪琴丟了個眼色，雪琴真是玲瓏乖巧，撤去了碟子，又送上五樣飯菜，再取過兩隻翡翠色的磁碗，淺淺的盛了兩碗飯，仲賢與滌芬各吃一碗，起身洗面盥口，自有娘姨收拾殘肴，雪琴已端正好兩杯咖啡，一盆剝好的花旗橘子，放在桌上，二人隨意吃了一點，這纔走出餐室，滌芬請仲賢先上樓，自己在穿堂電話間裡，打了一個電話到方家，方始登樓，一間仲賢在方氏房內閑話，遂督促了雪琴，騰出一間臥室，預備仲賢安歇，忙了一回，一件小衫都汗透了，回房香湯沐浴，更換了衣服，走進母親房內，仲賢見滌芬淡裝素抹，兼之桃腮上的酒色還未退盡，愈覺嫵媚動人，不禁心旌搖蕩起來，只碍着姑母不敢稍形辭色，祇聽方氏道，阿芬你表哥的臥室，可曾預備好了沒有，滌芬道，不用娘操心，統都備好了，方氏笑道，平日你一點不留心家事，今天你表哥來了，就這樣的想得週到，滌芬含羞答道，娘又要挖苦女兒我了，虧表哥不是外人，不致編派我懶惰，至於平日，我讀書尙且不暇，誰還能留心家事呢，仲賢道，不錯的，大凡讀了書的人，家事一層，確乎兼顧不到，說出來不怕姑母見責，像我到如今還同小孩子一般，只知道吃着玩，還不及妹妹萬倍呢，方氏道，可見你們少年

人，游嬉成性，掛着一塊讀書招牌，家裏天坍也不管了，要曉一個人主持家務，是很非容易的，所以有句老話頭，叫做千斤担，然而到了將來，你們有了小輩，也免不了挑上這副担子，仲賢點首道，姑母的話，確是至理名言，不過現在我們托孤陰下之福，還可過幾年快活日子咧，大家又談了半晌，方氏道，我有些骨節痛，坐不住了，想早些睡覺，你兄妹倆不妨納一回涼再睡，仲賢滌芬雙雙答應，退出方氏臥室，滌芬道，表哥你穿了西裝嫌熱嗎，仲賢道，如何不熱，我在家裏是早換去了，滌芬道，既嫌熱，我同你小閣上納涼去，雪琴在旁岔咀道，小閣上的風真大，我剛纔從空兒上去立了一立，身上吹得比拍了爽身粉還滑，仲賢喜道，好個納涼所在，怎麼偏又在妹妹家裏，邊說邊進了滌芬走上扶梯，引得閣上，果然涼風習習，覺得暑氣全消，閣中陳設着幾把藤製的搖椅，一席藤圓桌，閣頂的中央裝着一盞淺藍哈夫泡的電燈，仲賢披襟當風，好不快哉，滌芬道，表哥快來坐，你這樣的吹法，非但不合衛生，並且要吹出病來，仲賢於是與滌芬並坐在一處，雪琴又送上一壺碧螺長，一罐白金龍，滌芬問道，雪琴，你還有事做嗎，雪琴道，沒有了，滌芬道，哦，那你不必下去，就在這裏伺候罷，雪琴口裏唯唯應着，在壺裏簡了兩盞茶，然後走到小閣的欄杆邊，觀覽窗外夜景，滌芬仰觀那天上的星斗道，表哥，你天文學懂得嗎，仲賢道，天文一科，在學堂裏雖研習過，然這取科目，我很反對的，爲什麼反對呢，因爲這

天文永遠學不精，就是西洋人研究了一生一世，也不會研究出所以然來，你想他們用了種種方法，種種器械，尚且如是，而況我們從書本子裏去求，更加經驗全無了，倒不如我家的老媽子，他的天文很精通，他說今天下雨，一定下雨，他說今天准晴，一定天晴，屢試屢驗，他是個鄉下人，不曉他的天文從那裏學來的，足使人值得佩服，滌芬笑道：依你表哥說，我國的天文家，倒出在鄉間了，這也是說罷咧，不過這班鄉下人，久居田間，懂得些氣候，就知道怎樣的大氣要下雨，怎樣的天氣會天晴，那是完全是揣摩上得來的，並非真正有天文學識，仲賢道，此外還有東虹日頭西虹雨，日柳風月柳雨，三朝迷露發西風日過反照晒得狗叫之類，樣樣一無舛錯，反比西洋人考獲得精確，即此一端，西洋人對天文一門，以爲是一種希罕的科學，但在我國，好像人人懂得天文，並沒有什麼希奇，像我小時候，還聽得許多關於天文的故事，到此刻尚模糊記得，滌芬喜道，我最愛聽故事，表哥願意講給我聽嗎，那俯在欄杆上的雪琴，聽說要講故事，也走進園內，坐在牆角邊一張椅上側耳靜聽，仲賢道，我先說很短的星故事，不過我也是拾人牙慧，講得不好，妹妹可不能見怪，也不可找我的錯處，滌芬道，講便講，何必裝那說書先生的扭扭身分，仲賢這纔指着空際的天河道，這就是俗傳的天河，河的兩邊有兩顆星，一顆是牛郎星，一顆星織女星，他們本來是一對愛好的夫妻，閨房樂趣，勝於畫眉，後來給玉皇大帝知道了，大

爲震怒，於是下一道玉旨，罰牛郎耕種，罰織女織一襲無縫天衣，並每年只許他們在七月七日的一天，由烏鵲架成了橋，相會一次，這是何等悲哀，滌芬厲言道，你不用講了，這一段故事，分明是京戲裏的一齣天河配，我已在各舞台裏看得熟了。但據我的妄想，夫妻的恩愛，也是份內之事，玉皇干涉他們，未免暴酷得不近人情了，譬如……滌芬說到這裏，縮住了口便不說了，仲賢逼着道，譬如怎樣，滌芬回頭一看，却是雪琴背心靠着牆壁，沈沈地睡着了，遂覷覷着說道，譬如一個女子看對了意中人，兩情相悅，誓共白首，而女子的家長從中阻撓，不許履約，把這對痴男女硬生生的拆開，那時女子還肯像織女一般，克盡厥職的織機嗎，他必然看破情場，犧牲了一切幸福，跑向死的一條路上去，仲賢插口道，我不是估妹妹便宜，然則妹妹看中了我，而姑母偏不答應，使我們不能如願，妹妹將若之何，滌芬道，表哥，非是我誇口，若是我看對了意中人，母親決能順從我意，因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寶貝女兒，但目下的男子，配的風光很少，所以我就不屑做這種事，仲賢聽說，做出失望的樣子道，那麼像那一等人，纔配得上妹妹呢，滌芬經此一問，有些不好意思說了，故意立起身來，篩了一盞茶，托着茶杯坐下道，我們講別的罷，仲賢道不行，妹妹不將宗旨宣佈，我以後絕足不到妹妹府上，省得妹妹你看了我這不配眼光的人生憎，滌芬聽仲賢的口氣，大有不滿之概，便低着頭道，像表哥一流人物，可說合意了，仲賢道，妹

妹真的嗎，滌芬點了一點頭，仲賢喜極欲狂，不禁屈着膝蓋道，妹妹既然屬意於我，求妹妹允了我這婚約罷，滌芬閃轉了嬌軀，不作一聲，要知滌芬曾否應允仲賢婚約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訂婚姻暗絕小房子 得消息別識汽車夫

話說方仲賢屈着一條膝，向滌芬求婚，滌芬本來蓄心已久，却不肯輕描淡寫的答應，這是滌芬的細心處，因為答應得太容易了，必要受男子的輕視，而心不堅，故而當下閃轉了嬌軀，用力推開仲賢道，快快請起，下邊有人上來了被他們瞧見，到外面去飛短流長，我的名譽說不雅聞了，仲賢道，妹妹不允我，寧願長跪在這裏，至於名譽，爲妹妹而損失，也是希鬆百懈，我一無遺憾，滌芬回過臉來道，表哥，你怎地這等敗類，即便我答應你，也得稟過母親，仲賢快活得了不得，趁勢勾住了滌芬香肩，來了個甘蜜的陶醉的，滌芬恐驚醒了雪琴，將仲賢推在一旁道，表哥，我的終身是舍你莫屬了，但願表哥你從此守身如玉，不再平章風月才是，仲賢矢誓道，妹妹但請寬心，今後永遠不離開妹妹一步，若偶然誤犯，當遭橫禍，說到這裏，滌芬用手掩住了仲賢的口道，別用罰誓，只要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那就不負我鍾情於你了，二人愈談愈覺情投意合，不覺鷓鴣聲遠唱，東方隱

隱透出一痕白色，仲賢道，天快亮了，我們快睡罷，倘給母親知道，又該受一場責備，於是喚醒雪琴，雪琴睡眼惺忪收了茶壺茶盃，跟着下樓，各歸臥室安睡，如是一來，方仲賢十餘天不到美鴻樓老七小房子裏來，老七四面打聽，也打聽不出仲賢的蹤跡，有一天出堂差倒惠然軒，在席面上遇着魏益堂，老七問起仲賢，魏益堂道，你要尋小方嗎，我勸你不用尋他了，他現住在霞飛路馮公館，輕易一步都不出門，老七道，他不出門，究有什麼緣故，益堂道，難道你們睡在一張床上，事前竟毫無風聞嗎，可謂笑話極了，老七慚道，小方人雖抖亂，他心却非常之細，就是風亮大的事，他也不肯漏出口，而況其餘的事，當然不得而知了，不曉魏大少從那裏得着他的消息，益堂道，不是我誇下海口，我雖非千里眼順風耳，凡我結交過的朋友，不論深淺，所幹的隱情，無有不包羅在我的肚裏，就是小方和你的交情，也是我頭一個知道，老七道，魏大少請你不要囉々唆々的說，快點告訴我，別教我難等，益堂笑道，你多的日子也等了，怎麼一聽我話，倒反性急起來，實對你說了罷，小方是不上你的門了，老七道，我又不曾待虧他，何致於不上我門，益堂道，他同了他的表妹馮滌芬，已訂了婚約，雙方的家長也許可了，聽說秋涼時節，就得正式結婚，這位馮女士，我也見過幾次，那個相貌底確不錯，而且學貫中西，兼精體育，你想小方得此麗人，自然把你棄如敝屣，我勸你拋得開些，再換上一個戶頭罷，老七聽了，不禁又酸又

練，臉上却不肯做出反笑道，魏大少你看得我們太輕了，我們吃了這碗堂子飯，說起來人盡可夫，然而未嘗沒有規規矩矩的，你魏大少教我換石頭，我一時沒換處，換你魏大少好不好，老七說到這裏，闔坐都笑將起來，益堂道，那我不能填你的空缺，一則我是一個窮大少，僅中看而不中吃，二則我的內人很凶，不許我外邊過夜的，你還是另請一位能征慣戰的沙場老將罷，言畢，一座上又笑了個哄堂，老七被益堂嘲笑得滿面緋紅，恰好院裏的差役，送來一張堂差條子，便說了聲對不住，停會請過來，趁此落場，須臾堂差出罷，覺得芳心中無聊得慌，加諸天氣悶熱非凡，心想雇一輛汽車，駛到虹橋兜一回圈，解解心頭的煩燥，於是隨手搖了一個電話到飛龍公司，不多一刻，就聽門外波波的喇叭響聲，老七知道汽車已開來了，忙大步走到門外，那開車的姓何，大家稱他小何，見是老七，笑道，七小姐，你一個人兜風，爲甚不弄個客人陪陪，老七道，教客人陪了，反我舒服，還是一個人來得舒服，小何，搭訕道，七小姐請坐在前面罷，我一面開車一面陪你可好，老七本來坐汽車，一還是小何開的，加着小何人品行頭漂亮，功架亦十分足，老七很看得中他，所以就依了小何，並排坐在前面，小何開動車子，一直跑馬廳朝西望虹橋駛來，小何的開車本領，的確有些經驗，開得又穩又速，一輛車子宛如騰雲相仿，老七的耳邊，只覺呼呼的風響，轉眼間已駛至虹橋路，小何又賣弄手段，把別面的兜圈車子，一輛一輛的追過，

這纔將速力略減，回頭問老七道，北新涇要去嗎，老七道，隨便你高興，開到那裏是那裏，原來小何一邊開車，一邊轉念着想老七，苟能勾搭上手，在他身上，着實可以刮些油水，但不曉他現下有沒有白板，須得打聽清楚，如果他沒有白板，那就不費吹灰之力，兩個指頭拾田螺，包可成功，小何暫定念頭，將車越過大西路，愈加把車子放慢，並且靠着路邊行駛，這是小何的細心，恐防後而來的車子相撞，老七不解其故，問道，怎麼車子這樣的慢，難道出了毛病不成，小何即忙順口道，毛病是不曾出，我剛纔開得速率太過了，馬達發熱，水箱裏的水快乾了，所以不能開快，最好加一些水，不然再開幾分鐘，說不定拋錨了，老七聽了小何一篇慌話，以為是真的，叫了聲暖呀道，這裏是冷落所在，一家人都沒有，到何處去求冷水呢，小何道，原是為此呀，故而特地開慢，恐防意外，老七道，這樣罷，與其開慢車，不如爽性停了車子，讓馬達涼一涼再開，小何正小下懷道，這是頂好了，說着停住了車，摸出一隻賽銀烟盒，掀開彈簧，送到老七面前道，七小姐，吸一枝烟解解悶罷，老七也不客氣，伸手取了一枝，小何忙把打火燈打旺，這纔問道，七小姐，我多天不見你同方家裏出進，難道他又棄舊戀新了嗎，老七經此一問，低低的嘆了一聲道，小何你再提起他了，他真是個沒良心的東西，況自從結識到今，我也算待他不薄，他竟其還丟了我，同他的表妹訂了婚約，和我立時三刻斷絕往來，你想教我心裏惹氣不惹氣，

我現在想想男人沒有一個真心的，所以我像西法般看得破裏破了，從此我抱獨身主義，永遠不要男人了，小何道，七小姐，你簡直在那裏說癡話，豈有這等的青青年紀，抱起獨身主義來，要曉黃昏好煞，半夜難過呢；老七不等他說下去，睜了一眼道，放你的狗臭屁，你也來取笑我不成，我偏爭氣給你瞧，小何道，七小姐，何必這麼地堅決，不是我小何癩蝦蟆跳在戔盤內，自誇自讚，人雖做這低微生意，一顆心却比鮮血還紅，若蒙你七小姐看得上我，我一輩子跟了你七小姐，不生貳心，老七聽說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朝他笑了一笑道，我而今教蛇咬了一口，見了爛草繩也担驚受嚇了，望你收了這條心罷，試想小何身為車夫，差不多是個流氓，兼之他原籍山東，不比那班小滑頭，動不動就要恃蠻逞強，小何一聽老七無意於已，登時轉個念頭，暗想今晚非用武力不克奏功了，遂冷笑道，老七，今晚你不依我，你看這裏荒涼得連鬼都捉不出，可是估不到便宜的，說着丟了烟捲，用手伸到美鴻樓身邊，想解鈕扣，老七明知逃不了小何的手，却故意死命棒住了道，小何你饒了我罷，不瞞你說，一則我身上還沒有乾淨，二期汽車裏怕你受了涼，小何見老七如此做作，却從車門上的皮袋裏，拿出一柄黝黑而小的手鎗，描準老七的當胸，惡狠狠的說道，我用了情，只怕這傢伙不肯用情，老七一想，他如果認了真，當真開起鎗來，性命出入，不是玩的，還是由他擺佈了這一次，以後避過他就是了，當下沒奈何順從了小何，可是這

們一來，老七便平空墜到地獄中了，原來小何有比衆不同的好處，老七當然死心塌地，反不肯放鬆小何了，直把所有的積蓄，盡貼在小何身上，方纔罷休，各走各的路，可憐老七有了這臭名譽，堂子上勢難立足，只得自貶身價，晚來跑跑遊戲場，做那秘密賣淫的生涯，雖然不虞謁蹶，身體那裏支得住，不得已吃了一口烟，要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，

第二十二回 償果報誰憐薄倖人 結野鴛暫作小收場

話說美鴻樓老七自從吃上了烟，面龐一日消瘦一日，所操的賣淫生涯，也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手頭未免拮据，有時在路上遇見熟客，總得借貸幾塊錢，有一天老七正從一家燕子巢裏，挑了一盒鴉片回去，不期然迎面撞着王世章，但見世章全身穿着洋服，單就那雙烏光漂亮的皮鞋說，足夠深亮了，老七看在眼內，不禁一百個懊悔，當初不該和他脫離關係，不然他側身商界，日後風雲際會，我誤了他，怕不是做一位太太，現在只落得如此地步，再有什麼顏面見他，想到其間，欲待躲閃過王世章，把一個頭低轉了，沿着牆壁走去，但是王世章見了他這般光景，回溯前情，大爲不忍，叫囂道，老七……老七聽王世章喚他，更羞得恨沒有地洞鑽，但已給王世章瞧見，却不能不老着面皮，回答一聲王先生，世章

問道，老七，你怎麼這般光景，老七禁不住眼眶裏掉下幾滴傷心淚道，不瞞你王先生說，說起來我也慚愧，其實呢，都是我自家犯賤，作的孽，以致於有今日受苦，咳，我早晚得要受苦，應當藏些錢做寒雪糧，王世章道，老七，事到如今，傷心也不及了，我這裏現有幾塊錢，你先拿去零用，等我一筆到了手，我事也告退了，你要多少便給你多少，也算我與你曾經認識一場，說着一隻手抽到袋內，正待去摸錢給老七，不防斜刺裏跑過兩個像偵探模樣的人，將王世章那隻手捉住道，你是姓王嗎，世章一嚇，鴿嘴鴿舌的答道，我我不姓王，那人冷笑道，你不用賴了，跟我行裏去，邊說邊把携着的手扣，套到世章手上，擦的一聲鎖好，如狼似虎的押了就走，老七只嚇得面如土色，呆若木鷄，直等到王世章的影子望不見，方纔倒抽了一口冷氣，私念王世章被偵探捉去，一定是犯了什麼罪，只可惜他的幾塊錢，早不摸，遲不摸，偏在這豬油嵌蟹的當兒摸，不然，洋錢不是到了我的手裏嗎，老七越想越怨，兩隻腳緊一步懶一步的回去，依舊幹他的勾當，一言表過，仍說黎介如在日昇樓邊，聽見仲賢與他未婚妻馮滌芬二人，連忙打了個招呼，仲賢却淡淡的說了幾句，偕着滌芬走了，介如見滌芬姿色美麗，真同天仙美人差不多，不覺眼睛裏看得熱辣辣地，暗羨小方生前世怎麼修的，他一邊胡思亂想，一邊穿過馬路，恰巧一路電車開到站邊，擁入頭等廂內，尚有一個位子空着，一屁股坐下，賣了一張十六分車票，回過

頭來，見對面坐着一位漂亮的少婦，眼光不期然而然的一碰，那婦人失聲道，小黎，你到什麼地方去啊，原來這少婦人不是別人，正是貴華老四，當下介如不便在車廂中直呼其名，忙說道，我到靜安寺路去，探望一家親眷，你怎麼也趁這一路車，難道去訪……貴華翦住話頭，答道，我出來買物事的，回家去呢，介如聽了，很以為奇，暗忖貴華老四是個吃生意飯的，此刻不到生意上去，回家則甚，其時電車已到馬霍路口，車廂裏却有七八個人下車，介如便移到對面，與貴華老四並肩坐下，低聲問道，怎麼你小房子租到了靜安寺路去，貴華老四道，不瞞你說，我因為這碗斷命堂子飯，吃得怕怕怕了，就想洗手不做，介如點頭道，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最好沒有的事，可是你洗手之後，一顆心永遠不變才好，貴華老四道，那末自然，久而久之，總算如了我的願，脫離了迎新送舊的娼門，介如道，既洗了手，想必是從了良了，但不知從的人可靠不可靠，貴華老四抵着嘴笑道，不可靠，我也決計不肯從他，介如把腦袋晃了晃道，當然當然，你所從的人，還是有家產的呢，還是經商的，因為上海地方，壞人多於車載斗量，只要偶不小心，反而失足，等到日後覺察，便悔之無及了，貴華老四道，這人的底細，我還不甚明白，大概是做金子生意，看他做起生意來，非常順流順水，只見他賺錢，不見他虧本，而且賺來的錢，都是整票現款，真叫我看得眼花落花，有時我拿他四五百塊錢，他一些沒有吝惜的，介如一壁聽貴

華老四講，一壁心裏盤算道，老四這回從良，好說得不枉這一輩子了，正轉念間，電車早到了靜安寺路口，同老四下車，貴華老四說了一聲再會，扭着屁股去了，黎介如遂踱到鄧公館門首，向裏一瞧，並無若何動靜，只有一個管門的鄧升，扶在桌上看書，一副細腿銅邊老光眼鏡，襯在鼻尖之上，那付形狀，真使人發笑，介如眉頭一縐，頓時想出一件計策，於是輕輕的咳了一聲嗽，鄧升聽得，將目光打從眼鏡框上望外一張，見黎介如身穿西裝，人物俊秀，不像是到來求化的，不敢怠慢，連忙雙手撐住桌子，立起身軀，和顏悅色的問道，少爺你來找誰呀，介如趁勢走入一步道，我並不找誰，是來拜望你老伯伯的，鄧升聽他如此稱呼，又是來瞧自己的，就手讓進門房，問道，請教少爺有何貴幹，要來瞧我，介如道，實不相瞞，我是報館裏訪員，鄧升訝道，你既是報館訪員，我們這裏又沒有新聞，來訪做甚，快請你出去罷，門房重地，不敢多耽擱你，介如道，正是爲你們鄧府上出了一樁祕密新聞，才騰出工夫特來探訪，可否請你老伯伯將這詳細情由告訴我，鄧升雙手亂搖道，笑話了，新聞真的沒有，叫我如何可以捏造，別來吵斷我看書的興趣，說着背過臉去，取書在手，介如見他擺出冷待手段，一想機會安能錯過，非借錢力不可，遂於身裏取出皮夾，檢了一張鈔票，在他書上一放，說道，這一些，算是送給老伯伯的茶資，有新聞沒新聞隨便，老伯伯如願意告訴我，則更歡迎，鄧升覺得眼前花綠綠的一閃，認得是一張

五元鈔票，暗想這五塊錢，倒是七姨太太作成自己的，不由滿臉堆笑道，這算什麼，要承你這般破費，常言道食人之祿，忠人之事，但我先要問你，我公館裏的新聞，你們怎會知道呢，介如明欺他是個老古董，撒着滿天謊道，我們吃報飯的別的能耐沒有，若說人家有件秘密事，就逃不掉我們一雙千里眼，一對順風耳。鄧升打着哈哈道：我倒要試試你的順風耳，究竟靈不靈，如果是靈，我便佩服到你五體投地，介如道，你真的要試嗎，我就讓你試一下，包叫你隔年蘭花伏盆，鄧升道，我且問你，你可說得出我們公館裏，是誰鬧的新聞，介如故意毫不思索，答道，是不是你家七姨太太鬧的。鄧升一聽，使勁兒將桌子一拍，說道，對對，給你一猜便着，無怪你們要自稱順風耳，實在名副其實，那末你那裏知道底蘊，何故還要來打聽呢，介如道，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我們雖有順風耳，究嫌美中不足，可是結果總不能完全明白，固正必須實地調查，方可刊登報紙，所以不惜工夫，求教於你，鄧升道，原來如此，我就告訴你罷，說時他伸手到座邊，將一支三尺來長旱烟桿兒，裝了一斗烟，連抽幾口，然後謂介如道，那都是我家老爺不長進，有了太太不算，左一個姨太太，右一個姨太太，討到家裏來，一口氣連討了七個，而且個個像一朵花也似的，你想老爺一個人，憑他精神勝如龍馬，萬萬不及周旋，自然免不了發生意外，故而每天總有三四位姨太太，推說走親眷，到外邊去過夜，惟有七姨太太最好，祇於日間坐汽車

出去，夜間是伴着老爺睡的，所以背地裏都說他最規矩，不曉別的幾位姨太太，雖則歪歪扯扯，却不曾跟了人逃走，倒是一向規矩的七姨太太，竟捲逃得不知去向，介如道，七姨太太捲逃了，你家老爺可曾追究嗎，鄧升道，老爺看戲回來，不見了七姨太太，這股火可大得多了，在老爺心裏就想一面報告捕房，一面出賞格登報，定要把七姨太太追究回來，被太太再三解勸，說是這些路柳牆花，不值得大動干戈，他既生了外心，即使尋回公館，也難保他不再遠走高飛，況且又是家醜，能够不官揚最好，老爺這纔死了這條追究的心，却便宜了七姨太太，介如聽畢，喜之不盡，正擬向鄧升告辭忽聽一陣狗叫，轉嚇了一跳，鄧升道，不要害怕，這是我們老爺養的英國狗，拿來跑狗用的，有狗夫管着，不會咬人，你儘管走就是了，介如這纔點頭作別，匆匆回到中南旅館，和金蓮一說，金蓮也覺喜出望外，介如又告訴他在路上遇見貴華老四，如何嫁人，嫁的人如何賺錢，金蓮道，怕是貴華老四吹牛罷，介如道，何以見得，金蓮道，這是顯而易見的，大凡做生意，沒一項不有盈虧的，他男人做的是金子生意，上落甚大，更不能說包賺錢，依我眼光，貴華老四不要是嫁了綁票匪不然，做生意決不會整票的現款，介如聽金蓮截穿一說，不由恍然大悟，鼓掌說道，神明如你，真可決算千里了，二人說說談談，不覺天色已黑，晚膳雙雙安睡，來朝就在法蘭西租了一間房子，名義上算成了夫婦，金蓮很是嚴緊，把介如加料道地的管束，

從此不敢胡調，但黎介如與金蓮自組織小家庭之後，不知搏節，濫吃濫用，不上一年工夫，早又吃盡當光，介如雖不時到店裏拿錢，詎知倒運一齊來，黎太太得了個半身不遂的毛病，店中無人照管，不無走漏，黎太太眼看店已不能振作，即命介如清理帳目關門大吉，不久黎太太嗚呼哀哉，掉下來還有幾千洋錢私房，介如夫妻倆那就不愁渴蹶，敷衍歲月，作者寫到這裏，墨已枯了，筆亦禿了，權且作一個小結束，留待異日再續寫罷，再會再會

